

○大司憲申槩啓趙末生貪婪罪至贓滿自開國以來未聞復用犯賊者上厲聲曰末生但受人奴婢其時憲府并以入計贓實爲太甚予之所見雖或不是卿等此請斷不從之○已亥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祝○執義李堅基左獻納崔士柔等進交章曰趙末生貪汚所犯具疏以聞累次申請未蒙俞允不勝憤切末生貪婪非止一二受洪忠所贈田二結十四負許忠田一結五十三負任友田一結十八負三東並皆授職若吳溥田六十五負韓會田三結十六負則托以未納田租而奪之又受徐拈段子銀執父子並授職宗門佛器白銀五兩七錢犯夜消泥而盜用之又受金道鍊奴婢四十一口授其子職又受許盤石奴婢四口梁敏奴婢三口又以良女加勿所生妄稱逃奴婢壓良爲賤又通書菟津等官船載貢鹽燒木收用船價已者之事尚且如此其掩藏不露者未知幾何貪汚之行至於如此而特蒙上恩得保首領宜當改行自新乃與吳儕妻申氏爭取金盞金帶銀鐐銀合鑰鉢吐環等物稱子之收養覩面辨詰物主欲還宜即與之不悛其心貪人財物至欲與申氏公庭對訟其忘身循欲貪利無厭極矣如此之人齒於宰列竊爲

聖代恥也末生欺天罔上肆行貪欲之罪若發於太

宗之朝則必不寬宥而依律斷罪矣。殿下但以久侍。太宗不斷以
義臣等尤切痛憤也。殿下命曰廣詢復用臣等竊謂如此貪墨之徒
力爭斥去以正朝廷爲臣之職也不此之念唯唯諾諾此是黨不廉之
言不可從也。伏望殿下依前章所申罷末生職終身不齒以塞貪
墨之路培養國脉不勝幸甚。上曰疏中所言但金道鍊奴婢受贈爲
可言耳予不允從宋箕等更請。上曰可從之事則奚待再三爾言亦
有過情斷不聽從。○庚子御經筵。○書雲觀以月食啓傳旨承政院曰
當食而食古人不以爲災况今日月已落食與不食未可知不可以爲
災不必救食如何安崇善等啓。上教至當。○同知中樞院事趙末生
引嫌不仕召曰卿毋嫌就職末生曰臣之無才臣亦知之。殿下以老
臣久侍。太宗俾列宰輔今諫臣再三申請不勝愧恥雖無小臣不虧
於聖代之治願乞骸骨以終餘年仍上書曰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
者宰相之事則宰相者人主所與天位共治天職者也苟非讀書識理
通達國體者固不宜居是職也臣早事儒業晚無所成且無高識遠見
闡於治體加以丙午歲憲府文治不一之罪率多冤枉以經赦宥進不
能明今臺諫陷襲前日文治之罪累次上章請罷臣職含忍就職醜面

何施伏望 殿下諒臣愚昧憐臣危懇別選賢能改授臣職不勝至願

○辛丑受朝叅○執義李堅基掌令宋其左獻納崔士柔持平揚脩正

言李謙之等啓臣等再陳趙末生貪婪之實請還罷黜未蒙俞允臣等

謂末生之貪汚昭昭文案贓物亦已沒官開國以來未有若是其甚者也

願 殿下特垂允許以懲後來 上曰若等之議雖合於義予之不從亦

有以也何其強請乎堅基等又啓允贓吏雖經赦宥不叙載在六典請

殿下允許 上曰予亦未得解惑堅基等又啓明日又有犯贓者何以

處之 上曰隨其人而處之末生有功於 太宗不可視同常例堅基

等又啓有何功歟 上曰予感難解竟不允○壬寅受常叅經筵○執

義李堅基獻納崔士柔等復請趙末生之事不允堅基等曰贓吏不叙

之法着在令甲臣等若解職則已居是官則不可不請願 殿下俯從

臣等之望 上曰爾等以法言之予以權行之又啓詢問大臣之時請

復用者誰歟願 殿下下諭臣等俾問情由 上曰大抵議事各言其志

予折衷從之爾等此言無乃無禮乎堅基等曰俾臣等居是職則請黜末

生使末生得列宰輔則請罷臣等竟不從○以沈道源朴信生爲戶曹

左右叅判朴安臣禮曹左叅判李恪江界節制使安九經僉知中樞院

事○癸卯受常參視事吏曹參判金益精啓松木戰艦之材國家曾立法禁其斫伐每當歲季令各道州縣計其條數以啓以爲煩數中廢不行從此禁防稍弛松木殆盡誠爲未便 上曰卿言是矣又啓曰計戶口田藉以定貢賦國家之法美矣然守令之定貢賦或不計戶口大小所耕多寡故貢賦不均且貢賦之納付之監考不自親檢收納之際漁取多端民間之弊不可勝言臣嘗爲忠清道經歷河崙謂臣曰往者朴嘗爲忠州牧計戶口殘盛所耕多寡明置文案以定貢賦民庶便之汝往忠州審其遵守與否若遵守其法則誠爲賢守令矣臣往審之已廢不行矣又聞趙啓生爲水原府使定其貢賦如嘗民亦便之其後守令未幾而廢之此無他嘗啓生之法雖便於民而不利於官也伏望 殿下令諸道編戶口大小所耕多寡明立文案以定貢賦使民徧蒙仁澤幸甚 上曰昔者朴嘗將此意陳于 太宗予亦聞之卿言然矣益精出 上謂代言等曰益精之言甚善唐虞三代貢賦之法不可行於後世李唐祖庸調之法行之如何但恐新法未易舉行知申事安崇善啓上教至當左代言金宗瑞啓臣曾經守令因其大中小戶以定貢賦則甚便於民益精之言非指言祖庸調乃欲以戶口田籍明置文案以

定一定之法使貪吏不得過取也 上曰令益精草事目以啓○知中樞院事李蕝力陳船隻堅造之術 上曰近者造作船隻易致朽破卿與尹得洪提調其事堅緻牢固使不至於易毀○上又謂金宗瑞曰義禁府之事何如宗瑞啓濫行貿易犯死罪者李達上佐朴待從古音龍徐文殊等十六人其中證迹明白自服其罪者九人證迹雖明不服其辜者七人前日 上敎曰須以立春前行刑然臣以爲死罪至重窮詰尤難服念徐察灼知情狀而後乃可刑之且使臣明年必來甚爲不可臣與義禁府提調等議諸大臣皆曰不待時行刑爲便 上曰予亦以爲不可待時也比諸待時之律而不待時於義未安比之他律何如安崇善啓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之律甚合 上曰此輩但以貪利之心濫行貿易初豈有謀背之心乎且潛從他國之律罪及妻孥似乎過重崇善啓以此律不待時施行其事孥則在 上慈如何耳崇瑞啓金銀不產矢言上表今潛持禁物與中國人買賣罪誠不小 上曰待使臣之時亦用金銀器但進獻品好金銀殆盡無遺雖誓言無愧於心然此等汎濫貿易之罪不小爾等精覈以啓○執義李堅基啓趙未生貪婪之事雖婦人小子無不知之特蒙 上恩召還京師仍給職牒宜當謹慎以蓋前

愆不此之顧乃與吳儕妻交爭金銀帶臣未見其改心曷慮也往者賊
吏不復叙用之法著在六典獨於未生廢此法無乃不可乎 上曰

前日所劾封章辭意詳悉雖不面陳予已知之矣○臺諫闔司辭職曰

臣等以趙未生之事并三上疏未蒙允許臣等不宜居言路願罷臣等

職命召臺諫就職○甲辰受常參經筵○大司憲申槩左司諫裴屯等

進交章曰竊惟人臣欺罔之惡朝廷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貪婪之惡國

家之蠹賊士林之糞土自古犯此者或誅滅其身或逆諸四裔或廢銅

終身或不錄子孫未聞以此等之人忝冒官職以亂邦憲以汚朝廷者

也趙未生身犯大惡得保首領亦足矣流竄未久遽蒙召還宜當自新

以報再生固極之恩曾不慮此乃與吳儕妻忿爭金銀財貨至欲對詔

公庭頑然無恥朝廷所鄙士林所譏曾不數年復受職牒士林憤之民

庶駭之今乃佞列大官職掌軍務未知其有何勲勞足以贖大罪有何

才德足以庇大惡臣等深恐國人將曰犯大惡負重罪者得為高位大

官姦邪何害廉潔何為此風俗升降美惡之機也臣等竊為國家惜之

孔子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欺罔甚於驕貪

黷甚於吝况無才美而欺罔貪婪將何以哉古人云不廉之吏如蒙

不繫雖有他美莫能自贖况不廉之吏不復叙用已爲著令 殿下
何至未生毀棄成憲乎近日 殿下諭臣等曰未生 太宗隨從之
舊是以用之臣等以爲隨從人臣之職假使有舊勲不足贖欺罔
太宗與 殿下之罪也 殿下以臣等之言爲是耶爲非耶臣等之
言非則臣等固當罷黜臣等之言是則未生不宜在朝伏望 殿下
鑑古今小人亂政之由念盈成小人履霜之戒一如前章依允國家
幸甚風俗幸甚○江原道監司禹承範進箋謝除吏曹右叅判○樂
學啓雅樂署典樂冠服與典樂署典樂冠服無等未便請副典樂冠
服用絳公服幘頭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 從之○乙巳受常
察○命囚左司諫裴屯禮賓尹崔宗理僉知承文院事李邊護軍韓
碩正郎金何前注簿鄭霑閔士和琴淮錄事李自乾徐孟達丁克河
金安土于義禁府以爲迎接都監官吏不嚴禁防令雜人出入買賣
禁物也○中樞院副使崔海山啓謀利之道播造青白色珠專用煇
焯恐有私自煮取者且留後司人燔造最多軍器權知直長金成美
詳知之願遣此人捕鞠之京中則令刑曹捕之即遣成美于留後司
仍傳旨留後司及刑曹○吏曹啓謹按國初所定官制司宰監掌河

海山澤之利司水監掌管修戰艦監督輸轉之事既有司宰監而復
設司水監其意深矣自革司水監之後無專掌衙門臣恐戰艦之事
漸至凌夷乞依國初之制復設司水色使專掌戰艦凡干培養松木
修造船隻等事以時檢察都提調一提調二別監二錄事二恒置不
罷出入中外考察其別監有事則加設事畢則革除且其所掌即是
軍務如有其人勿論相避差定從之○丙午親傳臘享香祝○御
經筵○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報蒲州江住李滿住管下兀良哈千戶
劉乙哈等二人賚汝屯指揮文牒率被虜男婦七名到間延郡言滿
住承 聖旨入深遠處捕土豹空家之時忽刺温兀狄哈願兵百餘
到間延江界作亂掠男婦六十四名以還滿住率六百餘兵把截山
谷要路盡奪而留養之宜遣人率還 命召政府諸曹及三軍都鎮
撫 御思政殿令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等議事其一曰李
滿住之言如此使人便否同議以啓柳孟聞鄭淵申檣金益精趙啓生
成抑李孟昉河敬復安純許稠黃喜等以爲宜遣江泉等處解知言
語頴悟人率來爲便趙未生以爲國家佯若不知以本道節制使
之言率來爲便其二曰予初欲奏聞然未詳知被擄人數姑停待之

今略知之奏聞何如孟聞檣益精抑啓生等以爲奏聞爲可淵孟昉等以爲洪師錫回還後細知事變更議奏聞爲便純敬復喜等以爲李滿住詭言忽刺溫兀狄哈不無疑焉姑停是命知忽刺溫虛實然後奏聞猶未晚也稠以爲事重難奏且未知忽刺溫虛實奏聞未可上曰子欲汲汲奏聞卿等乃曰細知忽刺溫真僞然後奏聞予更思之此賊雖忽刺溫之所爲本國實未知之知非忽刺溫之所爲然後以婆猪江兀良哈爲咎不亦通乎其更議以啓檣益精抑等曰賊謀難測安知後日復有如此之變即行奏聞爲便淵啓生孟昉等曰細知忽刺溫真僞然後奏聞爲便未生以爲不奏則已奏則此時奏聞爲可稠喜等以爲此雖滿住所爲悔過還送被擄之人亦云可憫况實是忽刺溫之所爲而滿住奪還則尤有功焉何可未知虛實而汲汲奏聞乎上以速奏爲上策即命上護軍金乙亥爲奏聞使仍命安崇善明早召承文院提調修正奏本安印夜已四鼓矣其奏本曰臣竊照永樂八年三月間有兀狄哈毛憐衛兀良哈等類領軍潛入本國咸吉道慶源府地面將兵馬使韓興寶并軍士一十餘兵打殺搶奪牛馬回去本道察理使趙滄領兵追到豆門地面與上項野人等對手廝殺時分內中兀良哈八乙速

等指揮四名也中箭身死係千邊警臣父先臣恭定王某謹具事因奏
聞去後陪臣韓尚敬通事元閔生等回自京師本年月日奉天門欽奉
太宗文皇帝宣諭聖旨節該恁這全高麗全高麗與他手裏著道兒了
恁殺的正好這野人他的模樣是人一般熊狼虎豹心腸著好軍馬綽
他一綽不要殺了他這野人每受了朝廷的大賞賜與了大職分金帶
銀帶這般安撫了呵也忘了我的恩這裡打海青去的指揮拿了做奴
婢使喚這一遭也知我根底來他攬有恩的尚或是這般呵你那里莫
說了這已後還這般無禮呵不要饒了再後不來打攬呵兩家和親了
罷欽此欽遵施行外竊詳本國西北地面隣近婆猪江迤北白山等處
散住野人等類雖或到來本國邊境未敢私與相通上項野人等虜到
軍民逃來本國邊郡江界閭延等處審問根脚委係上國軍丁差官解
送本國人口仍令復業野人等因此積年含憤節次往來作耗爲害不
小乃緣接連上國地面未敢擅便追捕臣欽檢到洪武十八年月日
太祖高皇帝詔旨節該不分化外一示同仁本國旣在同仁之內如蒙
聖慈明降今後野人等似前作耗許令本國欽依 太宗文皇帝宣諭
聖旨事意從宜策應追捕一國幸甚今將上項野人等虜掠累次逃來

人口及野人等類來往邊境含憤作耗事因逐一開坐謹具奏聞○禮
曹據文昭殿移安都監牒呈啓 太祖康獻大王恭靖大王 太宗恭定
大王柎廟時 王后神主並安於象輅蓋周禮經圖五輅一曰重翟二
曰厭翟三曰安車四曰翟車五曰輦車今 文昭殿移安時 王后位
牌請依古制用厭車奉安從之○丁未 御經筵有疑難處 上問經
筵官皆不對 上曰此言可疑闕之可也大抵知其可疑而益究之則
庶有得焉凡學者自謂不知者然矣自謂無所不知者斯其所謂庸流
也爾等毋嫌其不知也○申商鄭招等啓臣等前日議得未及參與今
聞 上教乃知奏聞之意臣等以為彼人侵我疆域則門庭之寇利用
禦之為邊將者當整兵以討之奚待教命然後制之此古今守邊之通
法也况 太宗皇帝宣諭聖旨昭然可考何必更奏又况野人等 皇
帝每賜金銀彩段加以爵命撫恤之意著矣以此觀之准請與否亦難
期必果得請則一國之幸也若未蒙明降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臣等
竊謂姑停是奏鍊兵訓空脫有賊變盡力追逐雖越江斷殺必無過各
上曰予意以謂東北野人則與本國連境疆界似未分析雖窮追極
殺可矣西北野人則與本國大江回截疆域分下且近上國予恐擅便

追捕未安於義爲是奏達以備後日之應今卿等議曰太宗皇帝聖
旨昭昭雖不更奏亦無妨害卿等之言果然則予何強奏予乃允從但
太宗皇帝聖旨可通於西北野人乎黃喜權軫許稠申檣李兢等曰
均是野人皇帝豈以東北西北爲別哉且太宗聖旨何獨通於東
西野人而不通於西北野人亦豈通乎古而不通乎今歟請殿下勿疑
上又曰李滿住處遣人致詰何如致詰而果忽刺溫之所爲則何
如非忽刺溫而乃滿住之所爲則又何以處并議以啓兢檣招商軫等曰
使人致詰而真知忽刺溫之所爲則廢賞滿住非忽刺溫而乃滿住之
所爲則當行兵問罪稠喜等以爲雖滿住之所爲其悔過送還虜去人
物亦云可恕何煩問罪上從群議遂寢不奏即傳旨平安道都節制
使曰解野人語穎悟者三四人送于彼土率來被虜人○詳定所啓
司譯院書雲觀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律學算學等各品請並循資遷
轉從之○禮曹啓前此群臣同宴西班五品以下不參未便請自今並
許參之從之○己酉上率百官親祭于文昭殿○庚戌率百官親
祭于廣孝殿○辛亥進獻使上護軍金乙亥賫土豹海青海魚等物赴
京賜乙亥笠靴○千秋使李尚興回自京師○賜六代言虎鹿皮各一

張○義禁府啓商人等密賫金銀禁物買賣使臣館迎接都監官負不能考察請杖貿易色閔士和禁亂色鄭霑九十錄事李自乾徐孟達丁克河金安土判官金何副使韓璜李邊使崔宗理裴屯八十命各減二等士和自乾孟達克河安土璜勿論○壬子王世子及孝寧大君補晉平大君璩安平大君瑢臨瀛大君璆延昌君安孟冉進豐呈讓寧大君禔來自利川侍宴又宴諸宗親于慶會樓下○癸丑義禁府啓商賈人朴麼介徐文殊吳麼知邊上佐康夫巨之林文光李良小通事郭次珣韓桂生律皆處斬從之文光李良以獨子命減一等存留養親○甲寅曲宴于內殿○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讓寧大君禔 太宗既已放置于外則無由得奉 天顏往者 殿下以友愛之情接見草野已爲不可繼而召赴京城國人盡駭然猶竟日而還未嘗留宿近日宿於城中又至淹留宮禁連日乃出是 太宗之訓廢爲虛文甚非尊祖敬宗之義亦非宗社萬世之計也臣等又念禔之狂悖悍戾之行 祖宗所共怒殿下繼祖宗之業則其所怒者 殿下當怒而不怒未審何謂也一國臣民罔不憂懼 殿下若以姑息縱其來往不爲禁制則 祖宗之怒不怠臣民之憤益深而禔將不得保全其性命矣伏望 殿下敬遵

世宗莊憲大王寶錄卷第五十九

十五年

皇明宣德八年

春正月乙卯朔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行望闕

闕

禮御勤政殿受王世子賀仍受群臣賀倭人野人亦參議政府進表裡

鞍馬諸道進箋及方物文武羣臣仍以朝服行

中宮賀禮○東宮停

受賀○上御勤政殿設會禮宴如儀始用雅樂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

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竽和簫管等器各二部製造精緻紅賊之

亂人不能守賴有老樂工將鍾磬二器投池中得存逮至皇明

太祖

高皇帝太示文皇帝皆賜鍾磬然制造甚粗聲亦不美可貴者唯宋朝

所賜之器耳我國祭樂八音未備工人只學奉常舊箴十二管譜而不

知音律之為何事也每當祭時磬用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數猥褻妄

作習以為常乙巳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春磬石產於南陽

上慨然

有革舊更新之志乃命朴堧造編磬但我國本無協音之器堧取海州

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鍾磬黃鍾

之音及唐樂感策合字聲故因考前賢之議曰地有肥磽黍有大小聲

音高下代各不同陳賜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偏東

域其與中土風氣頓殊候氣求律料應無驗乃因海州秬黍之形用蠟

燃成次大之粒積分成管其形與我國丹黍之小者正同即以一粒爲一分累十粒爲寸法以九寸爲黃鍾之長乃九十分也添一寸爲黃鍾尺也圓經取三分四釐六毫之法乃擇海竹之堅厚躰大者攢透孔穴正得圓經之分較量管長正待寸法却將蠟造黍粒千二百箇入於管中固無盈縮吹之與中國鍾磬更鍾聲及唐樂感篋合字聲相協因此管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聲乃諧協此器一成祭樂八音之器聲音有據閱一月而新磬二架成及進知申事鄭欽之等問堧曰形制聲音何所取法堧曰形制則一依中朝所賜編磬聲音則臣自制十二律管協而成之諸代言謂堧曰捨中國之音自制律管可乎皆以爲誕妄堧具書以啓曰今造編磬形制則一依中國聲音則中國之磬大呂刻鏜者其聲反出於大簇蕤賓刻標者其聲反高於林鍾夷則司於南呂應鍾下於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器若依此而制則決無諧協之理故謹依中國黃鍾之聲以制黃鍾之管因而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以協律據此而製命入中國磬一架新磬二架簫管方響等器並新製律管協之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造之磬似爲得正磬石之得已爲一幸今聽聲音亦甚清美制律

較音出於不意予甚喜之但夷則一枚其聲差高何哉堧即審視而啓
曰限墨尚在未盡磨也退而磨之墨盡而聲乃正磬成之後命堧專掌
制樂之任自丙午秋至戊申夏攻南陽之石 宗廟永寧殿編磬及諸
祀通用編磬登歌編磬特磬成共五百二十八枚 上又命堧曰予欲創
制朝會雅樂立法創制自古爲難君所欲爲臣或沮之臣所欲爲君或不
聽雖上下皆欲而時運不利今也我志先定國家無事宜盡心成之於
是又造朝會樂磬於南陽鑄朝祭樂鍾於漢江令堧董役又以大護軍
南汲貳其事至是始用軒架雅樂及舞童之伎不用女樂隣國使客之
宴亦不用女樂云○中宮設宴于內○丙辰司諫院上疏曰讓寧大君
褻狂惑不義得罪君父見絕 宗社 太宗放黜于外仍命曰自予
千歲之後不得往來于京遺訓至嚴今乃召見留宿闕內昔大舜雖以
友愛源源待象豈有信宿宮禁如今日乎伏望斷一時友愛之情念
太宗萬年之計命還舊居勿復召見不允○上御慶會樓下令王世子
三大君射溪○丁巳 御經筵○戊午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向
者元良哈寇我北邊其時不興問罪之師今又竊發虜掠人物此類近
在我境行兵問罪固爲不難然姑忍之待以恩義○御經筵○詳定所

都提調黃喜等進新撰經濟續六典其箋曰竊聞古昔帝王之治天下
國家也莫不有成書以記當時典章法度以爲一代之制二典三謨唐
虞之法也周官周禮成周之法也恭惟 太祖康獻大王聖德應運化
家爲國相臣趙浚等哀集教條目曰經濟六典刊板流行與民共守
太宗恭定大王時政丞河崙等乃撰續典及我 主上殿下嗣位議政
李稜等繼河崙所撰刪述舊文以進既加清讌之覽以爲猶有未盡爰
命臣等更加搜討將河崙李稜等書及二書所不載令甲條件詳加採
擇去其重複芟其繁無其去取一受睿裁會粹成書爲正典六卷又擇
其一時所用非經久之法別爲膳錄六卷繕寫投進伏望頒諸中外使
子孫萬世有所持守實社稷 宗廟無疆之休 上命鑄字所印之○
兵曹啓六典內守田品官專爲居京城衛王室其願居外方者還收科
田其老病願以子督弟姪代者聽京外相推規避者收田科罪今多詐
疾而所在守令濫給文憑有乖於法今後告假歸鄉得病人外濫給文
憑者所在守令論罪從之○已未受常參輪對御經筵○吏曹啓律
學廳在刑曹之內出入不便請別置於刑曹之傍以刑曹考律司郎廳
一人兼差別坐與提舉以下常仕率律科出身者講習律文令提調糾

其勤慢 從之○庚申御經筵○傳旨禮曹宗廟大享陪祭宗室設位
於享官之南昨穆異位以齒爲序○禮曹啓九救食及拜陵舉哀臨喪
服素服時用青繳扇因國喪以喪服見使臣行禮時用素繳扇若日食
在望闕之日除三舞蹈樂部陳而不作 從之○江界節制使李恪辭
引見曰江界境連野人往盡乃心仍賜弓矢○辛酉御經筵○賜同知
中樞院事柳思訥上護軍朴堧鞍馬前判書金自知前判事南汲馬典
樂工人等米布有差別坐及官負等陞資錄事給別到以賞新成會禮
雅樂之功○禮曹判書申商啓今幸溫并非講武之例除不緊各司外
請分司隨駕 上不允知申事安崇善啓曰 殿下累日在外大臣留
都不從豈爲臣之禮乎申商之言甚是宜令六曹堂上各一隨駕 從
之○革連原道驛丞以連原可興仁山坎原四驛移屬察訪道因忠清
道監司之報也○上護軍朴堧啓前此 宗廟及朝會樂 殿下陞降
出入隆安之樂並用八句黃鍾今朝會樂既改用六句黃鍾 宗廟樂
亦當改用六句且 宗廟裸鬯盥幣初獻等樂皆頌功德登歌作於堂
上文舞作於堂下 獨亞獻終軒架只作昭武之舞而無歌詞宜依朝會
樂製武舞歌詞並設琴瑟歌工迎神之樂亦有文舞而無歌詞並製歌

詞下禮曹○壬戌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報建州衛指揮李滿住送還被
擄人曰於宣德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暖秃指揮屯納奴差人來報
忽刺温野人將領一百五十餘人馬槍虜經過暖秃地面滿住聽此將
領本衛人馬三百餘名星夜前去遇天使張都督猛哥帖木兒追至守
定山口圍住盡行奪下男婦大小六十四口差官送去本處江界交付
○癸亥平安道監司啓問延江界戰亡被擄人七十五戰亡人四十八
召議政府六曹議曰前日卿等議云宜待洪師錫還送人于李滿住予
姑停之今觀監司所啓推覈文案滿住所爲無疑雖不待師錫之還遣
人問之何如沈道源等議曰何待師錫還然後決其可否今觀鞠案實
爲痛心宜於此時發遣黃喜等議曰文案詳悉師錫之言必不過此然
其還當在近日擇可遣人待師錫還後發遣爲便從喜等議○甲子
禮曹啓新寧人李資元連喪父母負土管墳廬墓終制孝心純至宜加
褒賞叙用勵後從之○禮曹啓朝服製造工費甚鉅各司官吏不用心
藏守或有污破遺失者今後通禮門每年點檢遺失者懲之污破者罪
其該吏從之○乙丑上護軍洪師錫回自閩延至龍泉站患疾令人
馳啓曰閩延節制使金敬江界節制使朴燧等非徒不能禦敵把截木柵

並皆頽圯令敵窺伺一朝突入以致禍患誠爲不當都節制使文貴亦不巡行糾察請下攸司治罪召政府六曹三軍都鎮撫使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議事其一曰金敬朴礎之罪不必更言文貴專任一道自赴任後把截木柵一不巡察以致今日之患并拿來治罪何如黃喜孟思誠權軫安純趙末生李孟昉鄭欽之趙啓生崔士康沈道源申檣許誠柳孟剛李兢等議曰宜並拿來推覈許稠獨曰文貴雖有罪寧邊江界兩處之將不可一持逝代待新都節制使赴任後拿來猶來晚也其一曰前日卿等議云婆猪江野人所爲佯若不知姑置勿論予亦以爲然今更思之野人近在我境無故犯邊殺虜人民國家坐視愬然不顧以啓後來屢侵之患可乎卿等之論雖合於守靜之道豈可以中國待夷狄之道待此輩乎若窮兵黷武深入其境非予本心欲整飭戎兵陳師示武彼若盡還所虜誠心歸順則不必致討其各熟議以啓黃喜等議曰臣等亦痛心宜當訓卒鍊兵以示威武許稠獨曰以如朴礎金敬等輩俾守邊圉失誤機會誠國家用人之失也况此野人種類繁多今雖往征後必爲我國累世之患其害甚大臣心以爲姑置勿論自固封疆侵陵則禦之投降則許之爲便其一曰代文責任寧邊者誰可

黃喜薦崔閏德河敬復李順蒙等河敬復薦崔閏德李順蒙餘皆薦崔
閏德崇善啓曰順蒙雖云狂悖已亥東征身先士卒討賊有功宜以順
蒙爲都節制使戶曹參議金孝誠爲都鎮撫上曰予意亦然然大臣
之望在於閏德乃以閏德代貴孝誠爲都鎮撫○兵曹啓咸吉道慶源
寧北鎮赴防北青端川吉州等各官之軍九一千九百六十九名勿論
緊不緊每朔一百輪次赴防極寒盛暑踰越大嶺一年再行罷弊尤甚
乞依前例緊朔則百名不緊朔則五十名如有賊變量宜加定以恤軍
士從之○賜閏延戰亡軍士米豆復其戶○丙寅親傳春享香祝○
傳旨兵曹各道水陸諸軍隨其多少擇定摠牌每於二月十月練習武
藝監司不用心考察守令不用心舉行者以教旨不從論罪已曾立法
各官守令專不用心舉行因此武藝虛疎有違備患之意自今一依上
項教旨並習片箭如不用心舉行守令水軍僉節制使等及不用心考
察監司節制使等申明考察從崔閏德啓也○遣義禁府鎮撫趙瑞康
于江界閏延更鞠敗績之狀○知申事安崇善啓溫井行宮及供頓諸
事已備然其間不無有弊之事請遣人審視如有過者裁損以除民弊
從之仍教曰三四月正當耕種之時晝停宿所須擇閑廣之地勿侵田

敵○丁卯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權軫吏曹判書許稠
戶曹判書安純議事其一曰閔延江界被掠人民雖免死亡流離失所
蕩盡家產予甚軫慮救恤之術同議以啓喜等議曰 上教至當往年
還上今年租稅並皆蠲免且限三年復戶其無父母小兒官給衣食付
諸族人恤養若無族人則令隣里有恒產者恤養其一曰差朝官點諸
道兵曾已立法近因年險每停差遣因此各官軍器極爲虛踈東西兩
界防禦最緊尤爲不可予欲當春秋兩等於平安咸吉兩道別遣朝官
檢察烟臺木柵城子軍器馬匹則必不至於虛踈矣且前日卿等議云
閔延江界地險難置烟臺予聞洪師錫所言而更思之置于江北則誠
難矣隨宜置于境內江邊候望可也若木密山疊未得相望則當於高
峯伐木而置何如喜等議曰平安咸吉道差人點考軍器似爲便益但
兩道本無箭竹且因凶歉軍器未得精鍊以各官所產箭竹分賜從而
檢其脩補則軍器必不虛踈至若烟臺則宜於境內江邊隨地宜而置
之 上皆從之仍令軍器監造箭又使咸興吉州平壤寧邊並造弓箭
槍環刀分送于沿邊各官○兵曹啓慶尚道昆南新城敵臺前面過廣
左右過狹不宜守禦然此已造不可改也今後前面十五尺左右各二

十尺以爲定制且每一百五十步置一敵臺則功力省而可以禦敵
從之○戊辰 御思政殿饒平安道都節制使崔閔德都鎮撫金孝誠
王世子及大君諸君侍宴○詳定所啓宗親與教官行禮時自元尹至
副正尹一行而副正尹有康則其父正尹昇一行序立未便與父一時
行禮則宜立後行 從之○己巳受常參視事 上曰咸吉道報童猛
哥帖木兒從張天使赴京忽遇忽刺溫兀狄哈寇閭延掠人馬而歸猛
哥帖木兒告天使欲盡殺之天使曰不可若盡殺則朝廷使臣往來奴
兒干之時不無含恨生變之虞只令還其被擄人物可矣乃取男婦六
十四名還送觀此則與平安道馳書無異無奈猛哥帖木兒相應作賊
給天使以謂忽刺溫乎彼兀良哈同謀情迹令咸吉道都節制使密候
以啓可也且滿住處問其情迹何如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國家似若不
知而今邊將以其私問之爲便 上曰予意亦然 上又曰火炮之法
我國非不精熟然一不利用予意以謂載火炮于馬一人乘之放火之
人亦乘馬入戰場下馬以放則可以善用矣領議政黃喜啓曰火炮可
用於守城不宜於曠野然依此試之爲便 上又曰江界等處之民越
耕何如喜曰江外固非我土况今與彼有隙豈宜聽民越耕於江外乎

乎吏曹判書許稠啓曰今一鷹進獻監察亦從之監察似乎輕矣上
曰一鷹雖微進獻為大何計其監察之輕重乎稠曰非獨監進鷹子以
檢察和賈故臣出此言○禮曹啓自今將本國銅錢賣與商倭者依盤
詰奸細律處斬知情不告者與同罪不能糾察當該官吏依失於盤詰
律杖一百有能捕告者官給緜布五十匹從之○刑曹啓凡偽造諸衙
門印信者或印文未成或大小懸別依大明律唐律減等科罪從之○
庚午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召議政府六曹判書三軍都鎮
撫藝文大提學鄭招等議事其一咸吉道寧北新設木柵姑待後年築
石城慶源木柵年久頽落令今春始築何如孟思誠等議 上教允當
其一在 太宗朝黃儼受命賜宴本國儼行酒於 太宗而已餘不行
酒 太宗請之然後乃行酒是則中朝賜酒之法只行於為客而已今丑
鳳又曰賜酒本國之人持賜酒者立授飲者跪受禮也以此觀之則中
朝亦有行酒他人之禮予於使臣慰宴時及宣慰使行酒節次賜酒者
立授飲者跪受何如僉議皆可 上曰賜酒者立授飲者免伏受酒而
立請於使臣退跪而飲其一鎖撫所自 祖宗朝不屬兵曹別無其弊
今欲屬兵曹議論紛紜予未斷之然不欲改 祖宗之制如何衆議不

同 上曰勿屬兵曹允號令之出兵曹承傳移文鎮撫所其一司憲府啓
近來擊鼓者不及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唯訴自己之事且非冤抑而誣
告者妄告者越訴者並置勿論故頑惡之徒稍有不嫌則面罵官吏曰
吾當擊鼓常與長上之人爭鬪不勝則便罵云吾當擊鼓由此民慢其
官下陵其上其弊甚大又其間或正決而妄稱誤決或未決而妄稱已
決或越訴擊鼓者有之或猥細鄙陋之事亦或申請者有之朦朧申聞
煩瀆 宸聰非獨有乖於大體因此獄訟繁滋風俗偷薄不可不慮稽之
律文辨明冤枉條云凡監察御史辨明冤枉須要開具所枉事迹實封
奏聞委官追問得實被誣之人依律改正罪坐元告元問官吏若事無
冤枉朦朧辨明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所誣罪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所
辨之人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非冤枉而亂雜申呈是非明白者依
上項律及申請不實條隨事輕重科罪以懲奸詐何如衆議曰申請不
實之律甚當黃喜議曰關係死生迫切之事只許擊鼓其餘小事及奴
婢爭訟決折官吏遞代後呈司憲府移送主掌官改正蓋用刑止訟如
猛藥治病恐有難追之悔 上曰宜仍舊只論以申請不實之律其一
改婢誤決之訴必待官吏遞代予心以謂奴婢多者則一二口之決不

決不必寬抑若只有一二者則一口之爭如割心焉若待官吏之過則或有相避繼出因此淹延至于累年者多矣其寬抑之未伸可勝言哉且祖宗之時再設辨正都監奴婢決訟尤致意焉今當處之如何僉曰祖宗之時因前朝之季爭訟者甚多肆設都監以辨之今則奴婢爭訟不如昔時宜當如舊從之其一閩外之事將軍制之今崔閔德平妄之行不可以閩外論之然新造木柵抄定軍人進退士卒等事量宜施行後啓達何如許稠等議曰今既承命而往修築木柵及進退軍卒臨機施行後啓聞黃喜等議曰役民非小事當與監司議啓取旨後施行其中及期之事則臨機施行後啓聞似爲便益上曰新造木柵軍人抄出軍士進退聽都節制使指揮施行後啓達其一如有事變於閩延江界等處赴防時熙川以南番滿軍卒乏糧則所在守令承都節制使移文量宜給之傳報何如僉曰上教至當其一彼人若至閩延江界等官則所饋酒肉醢醬所贈布席量宜預送何如衆議曰以難繼之物應無窮之欲而終不繼焉則非徒無益反以生怨饋餉贈物一依前例黃喜等思誠議曰稍加前例優給爲便上從喜等議其一崔閔德金孝誠如或分道行軍則不可無腹心之人金孝誠軍士當送十人手

五人乎衆議不同 上曰差送五人○還給朴好問職牒○上密議三
議政及許稠安紘等曰崔閔德請率林尚陽而行尚陽得罪 太宗然
當大事用之何如黃喜等曰在先君之朝犯不忠之罪不可輕赦且
尚陽年老不宜用於武事也 上從之又議曰李迹欲救金訓廢爲庶
人謀復立朝因宮人欲進奴婢於 太宗殿 太宗曰迹爲識理儒
者尚且如此在今時亦俛宮人進奴婢其心行可知尚陽之得罪全由迹
之不肖致然也卿等知之黃喜等曰迹素有如此心行○兵曹啓父母
侍丁軍士若不置簿則後日無由推舉軍額將減乞令所居官明白置
簿侍丁畢後隨即差役從之○禮曹啓倭人非因興利專爲報聲息而
來則依他例散料仍給過海糧從之○對馬州六郎次郎與宗四郎
修船護送本國回禮使馳書報告 上令禮曹修書回荅仍各賜米豆
共六十石○辛未受常參輪對○詳定所啓謹按周制衛王左右者虎音
氏師氏之屬而大司馬制其命漢未央宮建章宮兵衛尉掌之城門兵都
尉領之而大司馬司其出入 唐初禁軍十六衛折衝果毅上將軍大
將軍統之而兵部實誦令之宋侍衛親兵殿前司三班揔之而樞密
院實進退之是則歷代兵制無有專揔禁兵而上無維制之者本朝

鎮撫所職掌兵柄若無稟制之處非所謂兵權散主也今之鎮撫所即周之虎賁師氏漢之未央建章兩宮尉唐十六尉上大將軍宋殿前司也今之兵曹即周漢之大司馬唐之兵部宋之樞密院也今鎮撫所屬於兵曹受其制命合於歷代兵權不專之義伏惟上裁令禮曹同政府諸曹議之僉議請從詳定所之議○壬申視事上謂左右曰閻延被虜人未還者尚多馬牛則專未還欲令崔閏德送人于李滿住林哈刺沈吒納收詰之其與閏德議其詰辭以啓吏曹判書許稠啓曰閏德率禁兵五十名赴寧邊府臣以爲即今往討則猶可也若送人徐察賊之真偽然後往伐之則隨後繼發爲便西北一方地本瘠薄加以使臣往來凋殘甚矣今已聚本道兵馬于閻延江界等處又率五十軍官而去則軍糧馬料恐皆乏絕且滿住以爲前日侵掠乃忽刺溫所爲今未知賊之爲誰姑遣人厚待審知其賊然後往伐之可也上曰予熟思以處之閏德多率軍官雖不能無弊然到寧邊練習武才不戰而還固亦有益稠又啓曰滿住等所居山川險阻所謂伐十木見一星也且野人驍勇奸狡若往伐則登山旋師則復來狗盜邊豐從此不絕徒勞我師耳臣謂邊圍城柵不能完固使賊窺覘爲其所奪不若慎固城柵以嚴

防禦之為便也臣中夜反覆思之上心大事已定臣狐疑之言仰瀆

天聰知其不可然內有此心而不上達則是內外二致涕泣請止

上曰今舉大兵掃蕩無遺非予本心但賊來侵掠而去我乃安受其辱

一不往問則彼必輕我每來侵之遣人于其處審知賊黨舉兵往伐雖

不能取勝猶足示威而襲服賊心是為良策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嘗思昔

日倭賊來侵之事今此野人之害特其小耳國有外患然後警心恐懼

以備不虞永享太平若無外患狃於安寧則甚不可也 上曰卿言然

矣 上又曰滿住吒納奴等待以東北面野人接待之例何如商對曰

往者滿住管下人到江界願入朝我國却而不納今若復來索糧兵馬

使隨宜給之仍與言曰此乃防禦之所固無儲粟以軍糧給之此乃上

策也若一接之則往來不絕營求無厭雖厚蒙國恩小有嫌隙則叛之

况西北凋殘之道乎 上然之 上又曰錢幣之法歷代行之然錢不

自行必因時權法而後興行今也錢幣至貴贖罪者有願以布代納者

若增其錢價而優納之則人知錢價之重而錢自興用矣戶曹判書安

純曰 上教至當但恨錢之漸少 上曰予聞或有銷鎔鑄器者或有

賣與倭人者卿言然矣申商曰臣嘗入中國歷觀豐閭玉田兩縣雖

是小邑皆有市肆四境人民聚之如林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行旅之人
路塞難行以此觀之中國雖小縣皆有市也今我國京都有市各道州
郡皆無市雖有錢幣者不得市焉反以錢為無用之物民不與用依中國
之制外方郡縣皆閉市則錢自興矣 上曰若閉市於外方則恐其游
手者衆也然我國生齒繁而田土少人多可耕之地以此言之雖閉市
似為無害○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議政府六曹判書二軍都鎮撫曰
李滿住沈吒納奴林哈刺處遣人當幾度詰問當何辭衆議曰以都節制
使之言先送人於李滿住說云忽刺溫所掠本國之人奪而送之為可
喜也但未還者多而生馬則未還宜速盡還回還之時歷入沈吒納奴
林哈刺處言曰送還本國之人茲用深喜且問忽刺溫野人出來時何
不通諭仍觀其事變又議曰監司一方之主也巡行郡縣審視城柵固
其職也今平安監司朴葵一不巡察間延等處城柵口子至為虛疎使
吾民為賊所虜不無罪責此時拿來何如僉曰金敬朴礎文晝等推覈
之時有司必請並覈姑停拿來以待有司之請○御經筵謂左副代言
鄭奉曰史文漢語國家所重往者許今通事等買賣於中國利於已者
甚多故雖一歲再往皆不辭避今也痛禁貿易每當赴京監察糾察且

近日大平館買賣禁物并以通事知情而罪之因此司譯院生徒皆懶
學金時遇為司譯院提調嚴加糾察使生徒勤業時過既死元閔生有
疾不能糾察予甚軫慮吏文習讀則李兢專掌其事但司譯院無常坐
提調令吏曹議薦○閔延江界赴防軍士二十九人上言請納粟所居
官受於防禦傍近之邑以資糧餉 上問安純許稠曰處之何如純曰
穀數不多臣未易斷也稠曰若從之則恐其蜂起也 上令政府六曹
議之僉議曰今赴防人數不多此特一時權宜之策不害於義從之○
詳定所啓孝子順孫節婦旌表門閭叙用復戶所以勸後也當以人
道平常之事雖云平常之事實有他人所不及者也若救親於賊事出
非常固當褒異至於折骨和藥六年居墓為行詭激不可為訓者恐不
可特異其科也其父母生前盡孝奉養死後盡禮行喪者旌表門閭復
戶若士人則并叙用何如乃下禮曹○禮曹啓僧徒無度牒者雖已受職
依他治罪還俗者差從之○癸酉受常參○平安道都節制使崔潤德都
鎮撫金孝誠經歷崔致雲等辭 上引見曰禦戎之道古無良策三代
帝王來則撫之去則不追但羈縻之而已然無明籍未得詳知自漢以
下史策可考漢高祖以英明俊逸之資勘定天下其伐匈奴宜若振槁

然終見危僅以身免復議和親呂太后亦女主之英俊也冒頓之書雖甚無禮終不攻討和親而已武帝多事四夷天下虛耗唐宋之事瞭然明白故古人比之蚊蚋驅之而已古人所以如此者國無大小蜂虿有毒彼此之間無罪之民豈無受害乎然婆猪江賊異於是去壬寅年間侵我間延其後為忽刺溫所迫遂失其巢穴携其家屬乞住江濱國家憐之許令寄住我國卯育之恩不為少矣今者負德背恩無故入侵殺掠平民窮兇極惡罪不容誅若不征討後無悔悟每年必有如此之事矣况今昇平日久四境無虞孟子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日之事雖野人所為實天之所以警戒於我者也今李滿住童猛哥尹內官之書皆云忽刺溫所為然詳思之則豈無引之者乎近林哈刺到閭延言吾奴婢隱匿不出後必有患其言有由然矣昔日慶源韓興富之事河崙言不可伐趙英武言可伐 太宗從英武之策命征之後日對馬島之事或言可伐或言不可伐 太宗斷以大義命將致討其事雖不快心彼賊等終有恐懼之志閭德對曰對馬之事百年之備今日之事僅十年之備况同是野人稍有東西之別李滿住近於遼東非猛哥比也上曰卿言是矣但審知其來賊之實則整埋軍馬晝夜兼行攻打一二

里亦足矣閔德對曰古之良將豈獨用軍力哉亦因時數互為勝敗耳
今者地冰水溢待四五月春水已竭可行也若有事機則當請勇士二
十餘人 上曰卿所言予何不聽至於軍士進退則聽卿處分仍教曰
致雲久在近侍卿於募府與論古事可也閔德對曰若有探候賊境之
事欲並遣致雲 上又命孝誠曰爾則軍旅之事已知之矣戒之戒之
賜閔德鞍馬及弓矢賜孝誠馬一匹○以瑜為錦城大君崔閔德判中
樞院事領寧邊都護府事李叔畝中樞院副使李叔時平安道都
觀察使兼平壤府尹趙末生成吉道都觀察使兼咸興
府尹李恪江界都護府使叔時拜叅議未久以本道兵興事劇非此人
莫能當超授之其妻弟安崇善薦之也○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啓曰
唐之白居易宋之文彥博皆與儕輩俱有洛中之會前朝盛時大尉崔
諫亦為耆英之會每遇佳節觴詠自娛乃至季世踵而繼之者設佞佛
之席稱為辦供誦經禮佛至今行之未已有累於聖朝文明之化乞依古
制時散一二品中年七十以上若干人稱耆英會歌詠聖德耆臣之至
願○甲戌受常叅御經筵○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柳寬上書欲設耆
英會予甚嘉之崇善啓曰今國家無事耆者設會歌詠 聖德宜賜酒

果以示養老之恩是日寬邀右議政致仕李龜齡領敦寧權弘前吏曹判書朴信前判漢城府事許周知中樞院事李貞幹工曹判書趙啓生始設者英會上命右代言權孟孫賈宣醞琮羞往慰之○右議政權軫啓曰國家以軍資監營造材木移用於他故役久未就須及今年營建以除露積之弊且近來公私土木之役頗多乞命停罷以休民力上曰予意亦然然不得已興他役矣仍命有司暑雨祈寒毋得役使○兵曹啓初置內禁衛之時皆擇狀勇以充其選其後因適差而還屬者更不試取故罷老庸劣者冒列禁衛無復精鍊之望乞依別侍衛例並公更試其年滿五十五者不許還屬從之○義禁府啓平安道都觀察使朴葵經歷崔孝孫等沿邊城堡不能檢察修理今賊入侵請拿來推鞫從之○乙亥御勤政殿受朝對馬州宗彥七遣人來獻土宜兀良哈指揮所古老遣人獻馬一匹○司諫院上疏曰監司之任司殿下耳目於外專制一方考守令之廉污察民生之休戚其任至重必公廉正直爲人標準然後可以稱職趙末生前犯貪污之罪欺負聖明濁亂士風凡有見聞莫不鄙之近受同知中樞院事臣等累疏申請未蒙俞允不勝痛憤今又受咸吉監司之任臣等以爲表正而後影直正已然後正人豈以賊污之身處於監司之

任正人之不正我爲守今者亦知未生所行必不敬憚伏望亟命罷職以重監司之選 上曰咸吉道之民近因使臣支持困弊極矣邇來受監司之任者不能救弊予甚軫慮未生太宗近臣國家之事靡不同知苟用差遣且臣僚之中未有如未生者爾等之請予不允從獻納李萬幹啓曰一縣之吏尚且揀選沉一道標準之人乎且臣僚之中豈無如未生者哉須更選公廡之人以委黜陟之權 上曰予嘉爾等之言然須遣未生然後可救咸吉之民故不允○司憲持平楊脩亦來請停未生監司之命不允○前吏曹判書朴信上言曰臣本自寒微爵秩踰分動輒作罪罪實重矣尚蒙憐憫不竄遐方不收告身特命安置于童城童城臣父母所曾居之地臣之居此固所願也罪大而得安于此無有難苦但仰頌 聖德日祝 聖壽者十有四年矣于時私竊以爲若一月二月三月之中一請金闕問安退來則心不感感而無有餘恨矣幸不沒齒於壬子春得被召還越揚花渡望白岳山復入都門恍如夢中臣之喜躍爲如何哉上京隨他今已累月而亦無詣闕問安之例臣之感感復如前日矣臣今行年七十有二原依領敦寧致仕權弘之例許今月朔問安臣之至情也 上曰臣子之情則然矣何煩月朔而朝○檀曹啓平安咸吉兩道地連他境無識僧

徒潛隱入歸者間或有之平安道義州朔州江界間延碧薩昌城理山
麟山定寧咸吉道鏡源鏡城甲山等各官新舊寺社並皆撤破刷移僧
人於南道各官禁其徃來如有冒禁橫行者論以制書有違還俗當差
上項邊郡以南各官寺社每一邑只留一所餘並破之兩居僧人酌量
定數本貫年甲明白置簿數外無賴僧徒不許留接他官徃來者以違
令論其中自願還俗者聽自願移居他道者依教給文憑若潛歸彼土
而經過處知而不首者知情故縱者依律論罪有能捕告者依律充賞
從之○鷄城君李來嫡妻無子妾劉氏有子曰直生來遺書以劉氏爲
嫡又有一妾系甚微賤子曰善生善生欲毀父遺書而不以爲嫡投狀
憲府爭訟有日令議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嫡妾之分天下之大義也以劉
氏爲嫡一家之私意也况尹氏之去就劉氏之並畜人所共知者乎安
可以一家之私意廢天下之大義乎然劉氏妾中之優者也其功臣田
許於子孫科外相傳○丙子遣大護軍李尚恒進獻海青一適于京師
○丁丑幹朶里上千戶童者音波自願侍衛命依崔老好乙取之例賜
物除職○戊寅吏曹據兵曹公史等上言啓兵曹事務煩劇令史實差
二十人預差十五人今加預差五人去官則仍舊從之○兵曹啓諸

去官而屬別軍者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皆令隸習火砲

從之○已

卯以嚶爲和義君柁熙寧君鄭孝文判安州牧事洪汝方全州府尹柁
有篤疾 上憐之特加科田一百結○賜祭于故左副代言俞尚智其

教書曰喉舌之任既情意之兼篤哀榮之典何存役之有殊惟爾以純

謹之資端直之量學究經籍識達古今之宜藝捷文場足見詞華之美

予方志學資益良多肆當莅政之初擢置近臣之列引對經筵討論道

學之源考問古典參稽歷代之事可謂儒林之彥而俊秀之才也擬將

大用俾代予言謀猷合於施措啓沃切於敷奏夙夜匪懈出納惟寅謂

至遐齡求保予治云胡一疾之未愈遽聞訃音而興嗟茲命禮官俾奠

一酌於戲良臣已逝蓋忠義之難忘恤典斯舉慰精靈之不昧○壬午

謝恩使日城君鄭孝全兵曹察判皇甫仁回自京師○藝文提學鄭麟

趾上書曰臣去年十月以親老上書乞外未蒙俞音竊伏惟念臣以草

茅賤士謬蒙 聖知驟登二品榮幸踰分庶幾陪奉 輦下夙夜供職

圖報 聖恩之萬一也第念臣自幼歲遠離庭闈未獲一年在親之左

右而茲母忽永遠悲不可追偏父又年踰七十病患亟作餘日幾何且

臣兄弟姊妹共四人而二女皆適人前年姊亡惟有一弟又娶妻于廣

州資業零丁道路阻長未能歸養此臣所以寤寐反側也伏望 殿下
諒臣至情賜以俞音以便覲省俾全忠孝臣不勝至願 上曰卿既掌
修史又任曆法不可外叙予將逐年給驛以覲使不至於曠定省以待
事畢然後乃從其願○癸未吏曹啓前此立法兩界教導赴任二十朔
內托故辭免者錄名置簿限六年不叙然教道等已成其願猶連續規
免官爵猥濫今後除超資咸吉道咸興以北平安道安州以北各官加
資差遣其餘各官循資差遣其二十朔內規免者收其告身 從之○
甲申親傳朔祭香祝○命撤 文昭殿佛堂其佛像雜物移置興天寺
○二月乙酉朔御勤政殿受朝○刑曹啓大明律名例云若以贓入罪
正贓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者若犯人身死勿徵京外官吏據此律文
犯贓當死者費用之贓亦令徵之然既以贓當受重刑又徵其已贖之
物情所不忍且犯強盜者決不待時矣待盡徵三犯竊盜者必待時故
盡徵之若是則罪重者免而反徵其罪輕者輕重失宜况二人共犯贓
一人先死一人當死雖死有先後其罪一耳豈可先死者獨免而猶徵
於後死者乎考諸唐律疏議云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議曰因贓斷
死及以贓配流得罪既重多破家業贓已費用於其流死其贓不徵自

今因贓斷罪當受重刑者見在正贓外已費用之贓勿徵從之○丙戌視事○親傳釋奠祭香祝○御經筵講至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故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上曰此吾所以爲學者患也四書五經百家諸史安得一樣精熟今學者欲遍習四書五經其無所得明矣必欲精熟貫穿莫如專經之學○禮曹啓禁漏天文同屬書雲觀試才叙用至乙巳年以天文秘密不可使禁漏之人亦並諫習於是定額天文二十人禁漏四十人其屬天文者不使取才使之秘密相傳又至丁未年本曹受教天文占筭復令試才而因仍舊例不令合屬臣等參詳天文則專掌曆象重任而負額少禁漏則但主更點小事而負額多且今中朝欽天監有絜壺正則禁漏天文亦不別置明矣乞依中朝及太宗朝舊例合屬何如從之○丁亥親傳社稷祭香祝○鴻鵠鳴于道案官署行解怪祭○戊子受常參視年輪對經筵○己丑受常參○知安城郡事李伯忠辭上引見曰近年京畿之民因使臣支持疲勞極矣汝往撫綏均賦役慎刑罰務農桑以副予望○議于詳定所曰韓劔韓昌壽以太宗有服之親皆陞崇秩其弟金剛因在外只授檢職今計音忽至良用惻然

予欲致吊致奠致贈追贈賜諡以示敦睦之意何如僉曰致奠致贈追
贈出於 睿恩行之可矣至於賜諡則平生有功德者當之豈以敦睦
之義而行之唯孟思誠議曰致奠致贈追贈賜諡出於特恩皆可矣然
追贈賜諡並行於一時恐或未妥乃令承政院更議知申事安崇善等
議曰親親賢賢一也六品以上有功於國亦許追贈載在六典况戚系
王室二品追贈何害於理 從之令本道致贈米豆共三十石紙六十
卷命吏曹追贈○庚寅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 親傳風雲雷雨祭
香祝○兵曹啓文川之高宗德寧兩驛移設於東村酸梨洞龍津之長
富驛宜川之朝東驛並令革罷移屬鐵關驛 從之○新撰 原廟樂
童初獻桓桓聖祖受命溥將功光古先符應休祥天人協順奄有東方
貽謀裕後惠我無疆亶亶 太宗天實篤生扶翼 聖祖景業以成既
揚武烈丕闡文明神功 聖德永啓隆平亞獻曰維皇天監四方眷東
方啓佑有德乃命主神人於赫 皇祖神武聖文龍潛盛德夙升闡麗
運將終民罹禍殃東征西討寧四方沙賊納胡倭寇皆奔威化義旋安黎
元夢協符祥以蓋一時假哉天命終難辭創業宏模復越古先昭哉來
許永推傳肇修禋祀乞用有成於千萬年致昇平維天心眷有德啓昌

期必生聖拓繼世隆丕基於皇 太宗勇智英明千年應運蹶厥生推
戴 聖祖開國興王安民濟世功益光首覲天庭優荷 皇恩既受帝
社施子孫尊崇嫡嗣重靖禍機人心天意終有歸澤給生靈威振夷戎
爰興禮樂垂無窮於昭在上申錫無疆綿繇宗祀與天長○辛卯御經
筵○禮曹啓自今燾祭飲福祭官外毋得隨參且飲福所用三軍近
仗所備雜物與外方所納生肉一皆除之 從之○壬辰御經筵○上
御慶會樓下命上護軍洪師錫等三十人分三隊射候第三隊河漢等
所中居多賜弓各一自間延被寇以後 上尤留意邊事屢聚武士觀
射後園○兵曹據平安道察訪各館弊癘條件以啓一轉運奴子安興
以北各館則并屬妻子不使分離安興以南各館則只定奴子而妻子
分屬於諸司夫則供役於館妻則納貢於本司夫妻異役生理日艱館
路無由阜盛其妻子雖在數外並令完聚以實館路一人馬位田及館
夫轉運奴等口分田許本主耕種而只令收稅與他道站驛之例不同
依他道例使館軍館夫及轉運奴任意占耕一除本邑遙隔新安林畔
良策外其餘各館管事之人以本官人定屬轉運奴子及館夫等所受瘠
薄之田並令改給 從之○上曹參判申檣暴卒高靈人為人溫厚恭

已不忤於物工詞章善草隸性好酒 上惜其才親命戒之然不能自
 克及卒判書許稠聞而嘆曰惟此良人惟酒害之命致賻有五子孟舟
 仲舟叔舟松舟末舟○癸巳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行 聖節賀
 禮○御經筵○木川縣監朴容辭 上引見曰守今之職不過慎刑罰
 均賦役愛民生往盡乃職○成均司藝金泮上言曰臣以庸愚久玷館
 職于今五年而未有絲毫之補僅以管見條列于後伏惟 聖裁一文
 廟東西廡祭先儒之所不可不廣也臣於戊申年冬以書狀赴京到遼
 東謁文廟東西廡各十一間今我文廟東西廡間閣之數反不如遼東
 只各七間而已嘗祭之時陝隘尤甚而陳設之地不足乞依遼東東西
 廡間閣之數各增構四間以補之一我朝禮備樂和既新 宗廟朝會
 之樂皆有庫以藏之獨於文廟未遑焉是雖中祀實萬世之宗祀也乞
 令攸司作新樂器構庫以藏之且文廟朔望祭楹外再拜之禮與他祭
 不同乞命參詳以新祭禮一古者泮宮三面有水以節觀者今泮宮三
 面無以節觀者故樵採之徒或騎馬而經過於文廟之道南或遇雨而
 蹲踞于神門之階上其為不敬莫甚伏望原廟既成之後乞鑿開泮水
 堰石為橋以節觀者一釋奠祭省牲割牲之處不可不淨今其處隣於

閭里而無垣墻無屋宇常爲雞犬牛馬之所污其爲不淨甚矣乞築室
爲厨所燎以垣墻以淨其處一臣師先臣陽村權近所著五經淺見錄
入學圖說皆爲聖經之羽翼學者之指南也而禮記淺見錄則臣與金
從理同承 太宗之命而書之臣師曰吾欲先書陳氏集說而後書吾
所著淺見錄但吾病篤日迫西山今若盡書陳說數萬餘言而後乃書
淺見錄則恐未及成書而奄辭昭代也是用略舉陳說而書之次書淺
見錄以進即下鑄字所印之其後近子蹈成其父志盡書陳氏集說而
附以淺見錄藏之久矣乞命刊印以廣其侍且易詩書春秋淺見錄入
學圖說亦依禮記淺見錄命文臣各附於諸經注脚之後以便後學之
觀一春秋附錄學者之所欲觀而東方之所罕有也臣嘗奉使求之中
國亦未多得乞命開板一允有功於聖道者祀之從祀之典始於漢永
平十五年而祀先聖從以七十二弟子至唐貞觀二十年詔以歷代名
儒並令配享宋理宗朝增以程頤程顥張載朱熹而列諸從祀本朝亦
以崔致遠薛聰安珣增諸從祀之後吾東方世教尚矣致遠薛聰安珣
之後唯吾益齋李齊賢唱鳴道學牧隱李穡實傳正印臣師陽村權近
獨得其宗而近之學之源出於穡穡之學之正出於齊賢三子之學非

他汎焉先儒之比故元朝湯炳龍讚齊賢曰光嶽其鍾爲儒之宗至齊
歐陽公贈稽曰衣鉢當從海外傳 高皇帝命近賦詩待製文淵閣三
子之見羨於中華豈不萬萬於古哉是雖皆得與於從祀之列未必不
可此乃學者之至願盛朝之令典而猶未舉行識者嘆恨議者謂稽有
佞佛之譏然臣嘗觀稽言志之詩有曰平生不識釋迦文又曰兩道自
是無心去洙泗公泗贛已秋是豈真佞佛者哉昔韓昌黎友于大顛朱
文公游於雲谷崔致雲游於斷俗寺是亦果皆佞佛者耶今稽置庵之
意亦猶是也議者之言臣未之信也伏望稽歷代增從祀之典下令攸
司議入三子於廟庭使後進之士知聖道之可尊而振發其興學之心
又按書曰賞延于世說者以謂善善長也乞允有功聖門者之後雖或
有罪持赦宥之恩益敦盛朝賞延之美意一我朝右文興化設宗學以
教宗戚子弟有國學以教一國子弟教養作人之道至矣盡矣然而一
國子弟之學反不如宗戚子弟之勤雖逐日挾冊而受學退處於齋掩
卷不讀悠悠度日其心以謂某也某也會不勤學而以科目進何必苦
心極力讀書窮理而後乃中科舉哉皆不欲讀書多方以托故散而之
四方督令付學纔會復散徒費往來之力奚暇專心於讀書哉此所謂

雖日捷而求其齊不可得也臣恐如是而懶於讀書則數十年之後將
必貿貿焉無真儒也此無他焉抄集禁令雖嚴禮曹月講雖數而疑義
抄集尚爲其心之累也竊念盛朝罷講經而試以疑義嚴禁抄集可謂
良法美意矣然臣竊恐此乃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非惟
諸生昧於聖賢之道實有累於右文興化之至德臣每念至此不覺痛
心伏望翰墨全書所載朱子科舉私議與經濟六典所載太祖科舉
成憲參酌施行館及四部學堂生員生徒令禮曹與臺諫各一員每於
月講同加考講大學既通然後乃講論孟論孟既通然後乃講中庸至
於五經亦然考其通經多少第其高下置簿及至試年通考以爲初場
罷去疑義若夫朝士與外方守令教導則講於試年亦以通經多少爲
初場外方各道生徒特遣行臺監察與監司經歷守令每於春秋依京
中講經例同加考講置簿送于禮曹待試年通考以爲初場其餘外方
生員及前教導並於成均月講來試乃許赴試則散處生員及前教導
不期會而自會於成均不期勤而自勤於讀書將見真儒輩出庶有合
於教養作人之道矣一惟我聖朝以孝致治許令有父母而來仕者
三年一歸覲無父母而來仕者五年一拜掃又令有八九十之親者皆

遣歸養德教之加於群下者至矣盡矣然有兄弟而來仕者五年一掃
墳可也獨子無兄弟者則猶有慊焉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乞自今獨子而無兄弟者亦依歸覲例許令三年一掃墳以答獨子事
死如事生之心益篤聖朝以孝致治之意令禮曹商確以啓○拿平安
道都節制使文貴囚義禁府○閻延戰亡軍官金龍乙及軍卒二十九人
今所在官致祭其祭金龍乙教曰閻延一鎮境連野人爲我國要害之
處誠不可易而無備也然歲久帖安不修城柵卒致爲賊所窺殺略人
民盡室蕭然惟爾不顧身之死生不恤力之強弱挺身彎弓冒刃健闘
以至矢盡力竭身陷賊手予甚憐之遣官致奠魂其有知服我恤章其
祭戰亡軍卒教曰死戰殞命臣子之所難推恩吊恤國家之常典惟爾
等皆封疆精卒常苦守禦一境無虞惟爾等是賴不意野人乘間竊發
敢肆殺略勢甚倉黃爾等奮不顧身戮力苦戰庶幾摧陷賊鋒不幸衆
寡不敵力盡勢窮竟死於賊身膏草野予甚悼焉遣官致祭以慰貞魂
如其不昧歆此恤章其被殺男婦老少十八人亦令致祭○甲午受常
察○遣前少尹朴好問護軍朴原茂于野人李滿住沈吒納奴林哈刺
處審察野人等作賊真僞及種類多少與山川險阻道路遐邇○乙未

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禮曹啓宴隣國客使時男樂芙蓉冠十五綠雲冠十五依前體加造補數履三十繡以白絲作雲花之狀衣三十用諸色綵段裳三十用紅段皆裏用紅絹其中單夏用苧布冬用紬革帶三十色用三綠粧用錫從之○丙申受常參視事經筵○召義禁府提調議曰朴礎金敬及領軍百戶千戶鎮撫牌頭等視吾民被殺虜而却不進戰其罪大矣當置於法然其間或因道途險阻未得及期赴援或強弱不敵不得已而退者情亦可哀不可以一槩論也卿等親鞫已悉其情當其按律務合情理毋使輕重失宜僉曰金敬朴礎之罪當置重刑稽諸古昔未聞敗軍而保全者且千戶丁宥鎮撫金天永率七十騎都鎮撫金天鳳率百十騎繼進撻計一百八十人也以一百八十騎對敵五十餘若盡心力戰則安有不勝之理乎其畏恟不戰無疑矣上項領率三人宜並置重刑以示後來上曰將從卿等之議○傳旨吏曹留後周年適任新舊之間事多陵夷今後宜以其任○禮曹啓高麗太祖顯陵標石以大字特書高麗始祖顯陵從之○戶曹啓今溫水隨駕各品及軍士馬料豆若依講武時豐年例五千三百七十餘石輸轉有弊請從儉年例一朔馬料四千不轉于天安官從之○丁酉受堂

常參輪對經筵○以朴安臣爲工曹左參判權蹈禮曹左參判洪尚
儉司憲持平○兵曹啓從仕軍人有老親者京外各官則宜給侍丁若
父母並居京中則朝夕可以定省毋給侍丁從之○致奠于卒檢漢城
韓金剛其教書曰命由天賦固難逃於死生恩自親始當不替於始終
惟卿稟性端慤操行清純旣爲戚里之尊不慕榮利退居鄉曲爰在
太宗之朝特加官爵庶幾怡養氣體永膺胡考之休夫何一疾奄爾不淑
計育之至良用惻然追崇爵秩兼致賻儀遣官致奠以慰英魂於戲生
則篤於恩愛死當盡於哀榮故茲教示想宜知悉○戶曹啓前所頒錢
文數少民間買賣及犯罪收贖各司奴婢之貢不能周足乞以司贍署
所儲錢文一萬貫和賣金銀布帛可充國用之物從之○戊戌受常參
視事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祝○禮曹啓流外雜職內上林園則以
內奴屬典樂署則以妓孫及公賤充差如有所犯雖參上依刑典直行
決罰若圖書院尚衣院司饗房雅樂署忠扈衛雖是雜職本非賤人其
參上依成衆官例啓聞論罪從之○漢城府啓京中女妓非外方女妓
之比衆所共知作妾所生依教從父爲良從之○己亥受常參經筵○
上將討婆猪江野人欲試大臣密令政府六曹三軍都鎮撫等各陳接

待之方聲罪之辭攻伐之策領議政黃喜曰若聲罪則當言忽刺温兀狄哈於本國不曾相通未知道路向背山川通塞安能越二十餘日之程深入作賊且與汝等宿有讎怨不侵汝輩越入我邊備敢肆侵掠此不近事情之言也汝等嘗以交好誘我邊將乘其懈怠竊發作賊殺掠無辜謀匿已罪詐稱兀狄哈情迹明甚儻令兀狄哈作賊汝等邀奪被虜人口則牛馬家財何獨不奪是可疑也汝輩若內省不疚則押送被虜者誇功求賞常事也遇本國路人急遽交付自感逃遁情實不直被虜回還者亦言汝輩陽圍兀狄哈而實與和好或合胸相把或相食酒肉則汝等引而犯邊無疑矣以此聲罪勒令盡還被虜人畜彼如不從欽依 太宗文皇帝宣諭聖旨問罪致討使不得安業可也若不可與師致討則益嚴武備固守邊境彼來犯邊應期追捕亦可也假如彼賊詐以交好甘言出來拘留待變何如左議政孟思誠曰入寇閭延專是婆猪野人兩爲而反指忽刺温兀狄哈因張天使奏 帝所以當時事勢雖疑婆猪野人所作然聲罪致討恐或不可但稱兀狄哈入掠我境經宿三日汝等非徒不追捕且不盡還被虜人畜又不擒送兀狄哈則專是汝輩所爲也執以爲辭勿許和好謹慎固守使彼畏罪自服假若

橫悖則急攻應變何如右議政權軫曰兀狄哈於二十餘日之程豈無
指示之人而深入抄掠哉是必婆猪江兀良哈爲之鄉道也使人諭以
悉還人畜彼若犯邊則預整軍馬應變追捕可矣且崔閔德專制閫外
彼之情僞猶可聞知詰問被虜還來人得情啓聞後聲罪之辭攻伐之
策更議何如吏曹判書許稠曰婆猪江兀良哈與兀狄哈同心作賊無
疑罪惡深重固當往伐然竊聞被土山水險阻樹木茂密本無城郭散
居山谷若聞與師輒遁深處似難追逐且此輩自度所作慮有征討
涵未安此時往伐恐難有濟待兩界將帥觀變啓達後獻議戶曹判書
安純曰婆猪之寇以忽刺温爲辭然婆猪之人如不與謀忽刺温豈能
越數十月之程假途深入乎矧今俘虜之人皆自婆猪而還則其托彼
而自解明矣誠宜聲罪致討掃蕩巢穴以示威武此 聖上之軫念臣
民之切齒者然其不可者有三擴俗負險伺隙而出見其不敵則鳥散
而伏雖張關之勇不得而施窮入賊穴未可必勝勞師無功反生輕侮
之心一也假使值天之時選鋒銳進殲醜類以快一時之憤則斯無難
矣然其類多種豈可盡誅倘出唇齒之計與嫌真骨者等常伺不虞恫
謀來侵後日之患不可勝言二也揚木塔兀負罪上國上國雖置之度

外然欲致討之心未嘗頃刻而忘也聞我國用兵之利命使征之其何
得辭此亦意外之慮三也且戎狄之害歷代通患帝王視之若蚊蚋之
螫驅之而已待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伐爲先當繕修城堡選將
練卒內侵則攻之遁去則不追是乃古今之良策婆猪之寇以忽刺温
爲辭是乃知罪自服之幾也因其自服之幾命還被虜人畜待之如初
內謹修攘之備外示懷柔之仁則徇戎之道得而構怨跳梁之患弭矣
况張內史先將婆猪之人之語奏聞于帝尤不可以婆猪爲咎而徃
征之也贊成盧閑曰接待之方則彼人姦詐多端不可輕絕亦不可厚
待依舊爲之聲罪之辭觀各人供招則婆猪江人與忽刺温相親可知
若果圍兀狄谷而奪六十餘人則其力足以制賊其勢可以盡奪而其
餘人口畜產獨不奪送以此觀之婆猪人自爲賊明矣况忽刺温與婆
猪江相距二十五日程則與間延尤爲懸隔忽刺温有何嫌而以一百
孤軍道過婆猪之境而侵我疆土奪我人物乎然則婆猪江人詐稱忽
刺温而自爲賊明矣雖非婆猪人所作與忽刺温相應作賊必矣是則
彼婆猪江人不得辭其責矣固所當討然彼欲免罪以忽刺温爲辭時
方辨析罪之未著而亦已報於朝廷國家苟不得情而討罪則實爲

宋使今者被人等逃遁山谷雖舉萬衆之師安得人人而制之并且人心日久月深則可以得其情而知其實矣因續遣人令還被擄人口牛馬家財一以聽其言觀其志而因察山川險阻害要之處且待彼人等安心不虞然後聲罪致討何如刑曹判書鄭欽之曰接待之方聲罪致討之前宜當待之如初不可使彼知吾疑已德成其計若預備抗拒且或逃遁非策之得也聲罪之辭忽刺溫兀狄哈與斡朶里兀良哈等雖曰同類本非同心頗有嫌隙居數十日程途之外其間各種野人雜處與我不曾相通未知道路要害安能越千里之險冒雜種之虜深入我境乎儻使忽刺溫出來非斡朶里爲之鄉導安能的知要路襲我無備經三宿之以恣行無忌乎斡朶里於兀狄哈強弱不侔材技懸絕畏之不啻如虎今奪其所掠人口牛馬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反與之娛戲飲食交相往來如家人父子之相授受者是臣之所不信也况閭延軍人全義者交戰之時親見斡朶里沈阿郎哈責以負恩爲賊又被虜回還婦人親聞賊德宋天富怨李春富之言其斡朶里之爲寇益明矣此賊仁義不足凶狡有餘豈不知後日之患乎故指忽刺溫爲辭猶擇婦女之羨者與牛馬財物卒不盡還上欺天子以賣朝鮮以此聲罪何患無辭

攻伐之策當選將鍊兵數道並進噉放疾馳出其不意掩其部落虜其
巨寇遷其幼弱使彼輸誠納款稽顙求哀然後與之和親則易固以之
招撫則易服矣此賊可以威服難以德化已亥對馬島之役朝野皆不
欲征太宗斷自聖心六月興師以討其罪倭人畏威懷惠至本臣服民
受其賜此已然之明效也今之議者皆曰彼雖實爲寇盜托以忽刺溫
爲辭國家似若不知固我守備待之愈厚不可與之構怨臣愚以謂此
一時偷安之計非永世久安之長策也戶曹叅判沈道源曰我國有野
人之患猶中國之有戎狄也禦之之方備載方策大要不過征伐與和
親爾今閭廷之事邊將失策令 殿下軫慮此臣等之罪也以被虜還
來人言考之韓采里姦詐之謀顯著其陰謀誦計非唯免今日之征討將
以圖後日之作賊是不可不懲也林哈刺嘗有釁於邊境者也其所與
他部落皆不過一兩日之程今當僞受其詐接之如初以求未還人物
為辭連續送人深察其情使閭廷江界選聚驍勇待其無心潛師渡江
噉枚疾走數道並進掩其不意責之曰忽刺溫所居遐隔出來之路由
爾部落爾不同謀焉能作賊且爾盡奪其所掠奈何不盡還乎今我
之來將以搜還人物耳宜當盡出背者殺之降者俘之又戒將士勿殺

老幼婦女盡驅以來拘留訊之則作賊之情可盡得邊民之冤可以雪也議者曰野人散居山谷難可盡滅一與爲隙邊患滋甚殆無寧歲今因其其詐包容以禦之可也臣以謂野人侵害邊民未有如今日之慘酷也釋此不誅必生輕慢當討其罪使松江諸郡築城堡謹烽火合冰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乘便觀利而擊之使走無所歸來無所得則不得爲邊患矣臣竊有獻焉幾事不密事故不成欲伐人而不密其事臣恐言之易洩也伏望深謀秘計內斷於心其臨機制勝之策委之將帥責其成功不勝幸甚刑曹左叅判許誠曰野人近居我境與吾民雜處飢則卑辭來附飽則跳梁肆暴故當息以懷之威以制之使知息不可背而威不可犯也非若中國之於夷狄置諸沙漠區別之地而但以羈縻之也婆猪江野人咫尺相望朝往夕還糊口我邊郡無求不得無欲不遂其息至矣今反加侵害詐以北人來寇爲辭此將後日乞丐求索之計也今年如此則明年又如此不可不威以制之以防後患也接待之方聲菲之辭攻伐之策略陳于後一佯信彼人忽刺溫入寇之語依舊接待以觀其變一忽刺溫作賊之言固誕不信明矣然事有明驗乃能正名其罪願擇遣朝官一人言於婆猪江酋長等曰兀狄哈虜掠我邊境人

物而去爾等力戰而取良用喜謝然忽刺溫二十餘日之程懸軍深入古所未有又與我國本無小嫌不知何故而來爾等戰奪之際彼當言來侵之故欲問其詳從容反覆詰問則彼亦對之無辭必露肝膽矣又今或吉道都節制使擇遣軍官一人言於童猛哥帖木兒曰今聞森波之言稍知其變然森波之言似乎未盡願聞其詳其忽刺溫遠來之故婆猪入戰奪之由反覆詰問則亦可知其實矣又本國赴京使臣還則亦知婆猪野人奏聞與否其陰謀欺誑之實自有明驗矣然後責之以爾等朝夕往還乞丐求索以資其生當致謝之不暇乃背恩侵犯托以忽刺溫來寇爲辭欺誑天聰又誑我國爾等罪惡不淺聲言致討使盡還人民畜產即據 太宗皇帝明降野人托辭欺誑之辭與夫興兵侵暴之狀具辭奏聞一行師之時則擇遣二品以上二又遣習於攻戰能知其界山川道路形勢上大護軍五六人以爲裨將其行軍進退之方令都節制使隨宜布置又命二品以上一人督察判院事河敬復曰臣竊見被虜回來人供招乃知作賊者非忽刺溫實是婆猪江兀良哈誘引連境雜種野人而作賊也蓋忽刺溫距婆猪江二十餘日程且與我國本無豐端况當寒凍彼豈越千里之險而來侵我邊鄙乎兀狄哈之於

兀良哈本非相和彼此相遇則信然相噬矣豈有相遇之際把腰相戲之理乎此必是婆猪江野人之所爲耳臣於壬寅年兀良哈來侵之後往鎮吉州使人於兀良哈諭之曰汝之所居東有大海北有諸種兀良哈若不復我人口頭畜則吾將闔于國家當耕耘時往征以害汝農又於秋歛往征以害汝穡則汝將曷歸彼皆讐服盡還我人口頭畜雖死牛馬亦皆徵還今婆猪江兀良哈亦猶是也東接嫌真雜種兀良哈北有忽刺温兀良哈西有中原而介居其間無所歸處今不勝一朝之忿犯我閭廷恐我攻討托忽刺温爲辭虜掠人物尚未盡還其給國家甚矣是宜命將往征以示天威可也然山川險易未易知也虜掠人物亦未盡還也乞依臣前日之計姑緩攻討先遣諳練通事於婆猪江諭之曰汝等忘我國恩殺虜我人口奪掠我頭畜財物汝若不盡還我將春夏遣兵擾汝耕耘秋冬遣兵擾汝收藏將使汝無所歸處威以讐之使還我人物頭畜且知山川險易而後聲其罪而討之今若不討後必甘心乘間作賊須震雷霆之威往征其罪接待之方姑仍其舊禮曹判書申商曰接待之方依已成格例毋或加減彼如有欲來京辨明者給傳以送聲罪之辭年前本國被虜人逃來言林哈刺等含憤潛到閭廷擴

掠農民其罪一也今又與忽刺溫結黨來侵殺害軍丁虜掠婦女牛馬家財詐稱忽刺溫所爲只還其老幼男女而已餘皆匿不以還其罪二也歲在戊寅虜掠間延人物又於壬寅再舉入侵者非此輩而誰歟其罪三也攻伐之策以當時已然之迹觀之此輩雖非自爲與忽刺溫相應必矣固當攻伐示威然事理無窮關係甚重宜令東西兩界邊將因事使人徐觀其勢更得其實然後乃加攻伐未爲晚也當其攻伐之日令其道將帥瞰其無心潛師入境討其有罪者其投降與老弱勿殺擒來以待其餘類來謝盡還我人口頭畜然後還給叅贊李孟昫曰侵犯間延者非忽刺溫即婆猪江野人所爲也雖或有忽刺溫來賊者必是婆猪人交結作賊明矣不可不聲罪致討然臣聞彼地山川險阻林木蒼蔚徑路狹而多曲折雖大舉而往什什伍伍不得並馳而進彼必嚴斥候以待之如聞我軍之至則匿其妻子老弱使壯勇者每於曲折幽僻之處隱居林壑我軍纔至攻其前後則進退失措雖或進攻巢穴其可得乎姑或直擣巢穴一無所取空往空還但損國威耳不如佯信歸罪忽刺溫之辭如有來往者溫言厚接聽給需索如舊而已可矣不得已攻伐則須俟一二年後斯得矣緩之數年則彼必謂我永不來討弛

去武備矣當是時也分遣將帥出其不意各攻其部落則不得自相救
救而巨魁可盡殲老弱可盡擒也若夫聲罪之辭爾等密邇我疆邊將
待之甚厚仍給所求之物其懷綏也至矣今乃忘恩背德反肆豺狼之
毒犯我邊疆殺虜我軍民劫奪我牛馬財物慮其問罪欲免誅戮歸罪
於忽刺溫其言之誣妄昭然可知也忽刺溫之地距我境千有餘里安
敢以百餘兵馬突過爾等部落直犯我疆乎况與我無宿怨乎且被虜
回還人等皆言汝等所爲也我民無罪而被殺者多虜去未還者多何
忍置之而不問乎故今命將往討蓋出於不得已也爾若盡刷未還人物
及牛馬財產以還仍繫頸來謝則待以不死不爾則當盡殲爾衆以復邊
民讎怨以此論之何如兵曹右叅判皇甫仁曰臣聞來則撫之去則不
追寇則禦之此古之帝王禦戎之大略也然夷狄有盛衰深爲中國邊
患者猶多有之於是或議和親或議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
有究終始遠近者也國家地連野人特一小水隔之然冰合則坦如周
道來往如飛其可不深慮乎如去冬間延之事至爲寒心今觀被虜人
之語及全義之言兀良哈見彼人而相歡如兄弟則彼入寇者非兀良
哈也必其同類也兀良哈則與兀良哈曾有嫌隙安有如此相歡乎兀

狄哈本居深處安有二十餘日之程遠涉他種野人之境而敢行侵掠乎夷狄之俗雖義理不足而凶狡有餘閭延之寇必是兀良哈舍前日之恨而爲之乃歸罪於兀狄哈兀狄哈安知江邊人物聚居虛踈之處淹留三日而爲盜乎儻曰兀狄哈來侵則兀良哈必爲前驅而指示也兀良哈居我北門衣食之奉實賴我國反行剽竊背恩忘德甚矣頑凶不恭甚矣當聲罪致討殄滅無遺然當此時外有可伐之勢內有不可伐之實兀良哈等深恐我國故今乃名言之曰海西兀狄哈虜掠人物而去我率兵與張天使兵馬共圍之奪六十四口而還其心反以爲大有功於國家今未知其實而遽發兵伐之既爲不可且建州衛指揮將兀狄哈侵掠彼我國人物之事已奏朝廷張大使亦旣還京徐觀其勢則必得其實矣然後聲其罪以伐之亦未晚也且我北方東自慶源西至義州沿邊城堡時未畢築今舉兵伐之而未盡滅之則彼俗報復之心囂然未已乘間投隙無時入寇則邊民之患無時而息莫若沿邊郡城可築處畢築之木柵可排處畢排之旣候烽火等事無不畢備雄城巨鎮烟火相望精卒勁弩分守要害然後爲寇之迹未著則依已成待遇之禮而待之羈縻不絕以觀其勢入寇之迹悉著則命一二良將將

數千之衆分道俱進聲其罪曰汝居我北門寢食我疆境乍至乍叛擾我邊民今又無因而逞盜賊之謀殺掠我人民侵奪我頭畜財物乃詭之曰兀狄咎其姦凶頑惡甚矣肆命將問罪汝能戰則戰不能戰則輸情謝罪如此則彼賊必有辭矣因其辭之曲直而區處之可也彼地太山長谷之間草木鬱密難以成陣千態萬狀變化須臾在將帥應變如何耳不可遙度然上下山坂潛匿竊發野人之長技也觀其山川之形虛實之勢曠野則進攻之鬱密則因風之勢而縱火燒之隱遁則盡焚其廬舍雖未得快意如此數年則彼賊春夏不得耕耘秋冬不得安居終繫其類致闕下矣此接待聲罪攻伐之大略也若其條目則必因時區處乃得其宜臆量之說未免有膠柱不通之患臣欲因後日事變而更陳之同知中樞院使李順蒙曰忽刺溫與婆猪江相距懸絕且與我無豐端安敢跋涉千里虜我邊民乎是必婆猪野人與雜種野人同心入寇也然不知山川險阻而遽欲往伐賊必恐懼逃匿山谷雖遣百萬之師恐不能得志矣臣妄謂因其詐謀佯爲不識歸罪於忽刺溫歸功於婆猪江接待如舊則賊必謂我陷於術中而安然不虞我則多爲反間備知山川險阻待江冰解作船作棹潛師越江出其不意急擊一二部落

回師速還則賊必含恨待冰而來應而擊之是良策也夫然後諭野人曰汝等虜掠邊民詐稱忽刺溫故邊將不告國家直問汝罪爾若須往伐則於甲山等處命遣將率聲罪往伐置木柵於閭延江北屯兵五六百人使成其柵示其威靈使賊不得農作田獵以資其生賊心尤忿冰合則必來侵犯我則嚴兵固守以逸待勞此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賊若不來則因形往伐亦可也臣抑有獻焉今曩爾百餘野人得逞暴虐虜掠邊民小臣伏聞其事寢不假寐腐心切齒願竭駑鈍往問不恭之罪兵曹判書崔士康曰接待之方臣竊謂今以被虜還來各人之言必觀其事勢則實非忽刺溫乃林畧刺等之所爲也然彼賊既知其非乃曰被虜之人奪於忽刺溫悉以還送往來如常則雖接之以後可也况來則撫之去則勿追禦戎之良策乎姑宜接之如舊以觀其變聲罪之辭臣竊謂婆猪之賊近處我境朝往夕還請乞益醬以資其生若忽刺溫之賊出來則彼當使人先告拒而不納可也作賊之前不先告變作賊之後詐稱忽刺溫彼之自賊明矣還來之人皆曰奪取之時不接兵刃或把腰相戲或饋以酒食其爲詭譎亦明矣忘我惠養之德侵我邊陲無辜之氓殘殺者五十餘虜掠者七十餘牛馬財產之奪

亦不知幾以此執言致討則誰敢不服攻伐之策臣竊謂婆猪之賊魁
首不過五六所領未滿數百雖其黨與散處然程途遙隔豈一晝一夜
所能救援哉若命將選卒分軍爲三更出迭入則彼何敢當我哉然
野人恃其山谿之險林木之茂奔突竄伏安能一舉而盡殲乎然則徒
增怨怒尋復鼠竊邊境未得寧矣黨類分處東北聞其攻伐則更相來侵
北方之民亦未得安寢矣况建州衛屬遼東而作賊之事詐稱忽刺温
所爲已聞于帝臣謂莫若修城柵固封疆遣使告諭悉還人物則雖無
目前之快亦不貽患於後也工曹判書趙啓生曰野人人面獸心丐乞
之間未厭所欲便生私怨窺覘虛實賊害邊民雖懷之以息不可保也
今入侵間延雖以爲忽刺温然忽刺温於我國本無往來又無豐端豈
知間延防禦虛疎之實以孤軍經強敵所在婆猪之地遽來作賊被虜
還來人言婆猪江人與忽刺温或把腰讀笑或割肉相喫如此則其同
謀可知也且兀狄哈之強勇本野人所畏不交一刃何以盡奪虜去之
人物乎其相應可知也當相戰時問延正軍全義見婆猪江住沈阿郎
哈罵曰汝等前此頻來乞食受恩於我國何故同來作賊阿郎哈不荅
回去則婆猪江人引忽刺温同謀作賊又何疑哉其送還虜去人物圖

免後日攻伐之計也若誠爲我國而奪其虜去之人物則當初過門之賊何不先報於我國乎其姦惡莫甚若置而不問是示弱也彼賊將謂我國墮於術中而甘心矣况未還人物何以不推乎宜當以此執言往征其罪婆猪江野人雖以兀狄哈作賊先聞朝廷具其野人同謀之狀奏聞則直在我曲在彼朝廷豈疑我國而信野人哉然野人本無城郭散居山谷先知我兵之至登山而遁則雖千萬兵何以制之出其不意掩襲攻之在將帥籌策耳然贊成抑曰接待之方臣意以謂婆猪野人暗引同類侵耗邊境詐稱兀狄哈然情迹未著宜令邊將分遣人探問彼若以送還虜掠人物爲功姑順其意名爲賞勞擇遣有智勇敢者且慰且問以觀其意待之稍厚令平安咸吉兩道訪問如得其情奏聞上國聲罪致伐不患無辭矣攻伐之策臣意以爲及此時攻伐則彼賊自知其罪竄伏山谷雖興師深入必不得攻蜂蠶之毒亦不可不慮姑待之稍厚令間延江界軍馬頻數越江田獵示爲常事然後出其不意攻伐何如同知敦寧府事趙賚曰忽刺温距間延三十日餘程今當天寒雪深深入抄掠不近事情又以被虜各人供招觀之其事勢雖似兀狄哈入寇兀良哈等援引作賊明白無疑誠宜舉義致討然自古用兵者先

知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然後行師彼人所據之地山川險阻雖用千萬之衆難以成功今又作賊彼必設備以待之不可輕舉臣愚以爲任其彼人之誣姑示寬大之恩遣人賜酒仍使詞察情實明知道路難易然後待其懈怠之際設奇兵以討之猶未晚也禮曹右叅判柳孟聞曰婆楮江兀良峇與其族類同來作賊明白無疑是誠不可不懲也然其魁首旣受帝命爲婆楮江指揮則不可擅自往伐也又况托稱忽刺溫以奏于帝則其可不奏而擅伐乎今若奏達未必允許不請擅誅亦爲未便唯其來服則加惠而送之如又侵擾我疆則登時滅之庶合撫綏制禦之方禮曹左叅判朴安臣曰忽刺溫與我國相距遼隔又無讎怨而但以百餘兵來寇似無是理且以被虜回還人所說觀之其爲婆楮之賊無疑矣然不可輕舉者有四焉婆楮江虜旣受帝命號爲指揮且今托以忽刺溫虜去朝鮮之人舉兵圍之攻奪所獲悉令回還飾詐奏聞皇帝必以爲然矣當是之時不即奏聞擅興師旅而往討一也被賊旣寇我邊自懼其禍設備待變不可攻伐二也且與猛哥帖木兒共爲犄角其勢已著只擊婆楮則是遺虎狼而問狐狸猛哥帖木兒反生疑惑唇齒相資其謀難測三也閭延江界之民方見破敗離散憂危殊無

戰志四也大抵善戰不如善陣善陣不如善守能屈能伸用兵之道也
今莫若修城柵鍊兵器積糧餉謹邏候優來使行間探其首謀作賊
之爲誰又知其與猛哥帖木兒同謀作賊之實具辭奏聞欽蒙明允然
後出其不意分兵突擊並破二虜似亦未晚兵曹左叅判鄭淵曰間延
侵掠之事婆猪是人雖曰忽刺溫然忽刺溫與我本無嫌隙二十餘日
隔絕險路無緣出來侵掠人物固無此理婆猪之人久居我境來往求
索少有不厭必生怨恨又有林哈刺失奴追逐明有其嫌今侵掠之事
實婆猪之人所爲也然事迹時未現著虜掠人口過半送還且張天使
之還聲言忽刺溫侵掠則必以此言告朝廷雖有高帝之詔今未更奏
遽急攻伐實爲未便臣愚之計莫若修城柵固邊圍彼雖侵犯使邊民
悉皆入躲避患之策無不備具又擇武臣三品以下有智略能權變者
賚酒饌往諭之曰忽刺溫侵奪人口送奪而還是可喜也然未還人口
財物宜畱盡數刷還因察所居山川形勢用兵難易聽言觀動則其間
事勢情僞庶可知矣如此而審知侵掠情實山川道路然後奏聞准請
聲罪致討則事機未晚名正言順彼輩亦無辭自伏矣未舉兵之前接
待宜如舊吏曹左叅判金益精曰我國之有野人猶中國之有匈奴接

待之方守禦之備不可不慎也苟或邊將匪人關防失守則必生窺覷之心重爲吾民之害矣戎狄之性無異豺狼強悍戾嫌隙必報難以恩信結之威勢服之也然其養生佚樂而欲保其身者無異於華人也我太祖太宗明於禦戎之道納款歸附則豐其賜與又令邊郡濟其窮乏由是邊境無虞生民安枕于今四十餘年矣其接待之方姑令依舊嚴其防守示之以威嘉其來附綏之以恩則強悍之氣銷而窺覷之心自沮矣安有背恩忘惠構怨於我手至若聲罪之辭攻伐之策則又有說焉忽刺温不與我連境無恩讎之可報肯聚百餘之衆越千里之險而輕犯我境乎今考各人供辭實非忽刺温明矣又還其被虜人口之際徒遣老弱而匿其丁壯其欲報前讐而懼其見伐托爲他賊亦明矣雖凶謀萬端假托多辭其情迹畢露而姦狡自見矣往問其罪豈曰無辭然聲罪而攻雖曰行師之正彼其山谿之險樹木之密鳥竄鼠伏聚散倏忽師出窳險之地不見一虜而還未可知也分據要害伏發逼我亦未可知也如此則非徒一時之失利將見後日之侵陵矣莫若選其精銳間道嚙枚出其不意要其走路而繼以大兵經往襲之則彼衆可盡虜矣獨念西自婆猪東至于海野人之居多則百餘聚少則數十

戶厥類非同惡相濟賊乎之後脫有遺醜修怨報仇容或有之矣選
揀名將器兵警備守禦之方誠不可不慎也工曹右叅判李兢曰自古
禦夷救之策人持所見各有異同其要歸不過曰和親曰征伐兩科而
已然各有得失不可以執一論也臣竊料野人通謀同類陰逞憤情
惜土地圖免後患姦狡審矣議者曰婆猪江至白頭山北部落連接種
類甚衆不可侵犯以啓報復之端莫若佯信其言姑置勿問接待如初
則止怨之方安邊之利勿擊便臣愚以謂彼豺狼貪暴之類如知其佯
信之術未爲良策如不知之其必曰朝鮮之人墮於術中甘心肆暴不
可被詐侮而受實禍也又安知異日邊患無有己也昔有一婦人行淫
其夫佯爲不知而莫之禁卒之被害何以異於是哉夫規事建議不圖
永世之利偷持一時之便者未可以經久也臣妄意令邊將先使人切
責之曰汝等近居我境乞索鹽醬口糧輒便給與恩養足矣但爾等虜
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爲奴婢使喚徃徃有逃來者審問根脚中國人
口數還遼東我國之人仍令復業此乃尊朝廷愛百姓事理之當然也我
國何負於汝不計是非背恩忘德反致憤怨乎前此汝等數來侵掠我
國不計細過非兵力不贍而勿問也近者結聚群黨暗入作賊虜去男

女七十餘口殺害四十餘口牛馬財物盡數搶奪當相戰日間延正軍全義對見婆猪江住坐沈阿郎咎罵曰汝等前此數來乞索受恩我國不爲小矣何故回來作賊罵不絕聲阿郎哈不答回去衆人所共見知也今汝等變生謀計詭言忽刺溫作賊回去中路圍住還奪人口送回其未還之人安在且牛馬財物全不送還是何姦狡之甚歟男女老幼無辜遇害者如彼其多誠爲痛心永樂八年間兀良哈等突入慶源府作賊我軍追逐廝殺時八乙速等指揮四名中箭身死我國具奏太宗皇帝聖旨節該恁殺的正好這已後還這般無禮呵不要饒了我國欽奉 聖旨既如此今汝等所爲又如此雖我國大舉師旅殲滅汝類皆汝自取復誰咎哉邊將引軍至彼陳師觀變彼若畏服早辭請降則責以大義班師而還上策也若驚惶罔措棄其部落逃遁山林則勿窮追勿殘害全其部落明示威靈薄伐而還中策也若彼我相敵鋒刃交接決其勝負下策也臣妄意必出於中策也然則寡怨之道息戰之方王者之師矣然後修築城堡嚴整軍兵固封疆謹守禦則彼必畏服自來求和待之不過依舊而已己亥年東征以後至于今下三道沿海州縣晏然無虞倭人畏威懷德納款來朝者殆無虛月庚寅年東北兀良

哈戰勝之後野人不敢肆毒歸順不絕此我國家已驗之明效也獨此
叢爾野人豈足深慮乎 上命都承旨安崇善密封不發潛心決定○

收平安道都節制使文貴職牒充蔚山軍竄監司朴葵于咸悅○徵諸
道僧軍一千赴大平館之役日給三時料○戶曹啓慶尚道監司曾以

豐稔移文本曹今考 稅案損多實少請下依司推覈 上曰若以損多

實少罪之則恐從此以損爲實者必多有之其流弊不可勝言如之何

知申事安崇善等啓曰 上教至當○兵曹啓京畿江華府使及慶尚

道知迎月縣事兼任監牧境內牧場馬匹牧養尊息與監牧官一體檢

察其褒貶依監牧官例從之○宗溥寺啓惠寧君証不參 聖節賀禮

上今代言司議之知申事安崇善啓曰不參賀禮據律當笞切臣子孫

尚且原之宗親小過不宜罪之 上曰惠寧君素狂妄其收驅使三分

之一○庚子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傳旨承政院曰我國雖不崇

佛然亦不至頓絕向者孝寧大君設水陸于漢江盛集緇徒大設法會

予當其時未知如此大過而降香儻得聞之予當止之 文昭殿佛堂

本 太宗爲 太祖所創實 祖宗之願刹也今移 文昭殿于原廟

則佛堂無所依故欲移其佛于興天寺仍設法會且其佛頗有塵汚

祖宗所傳不可忽然兼欲拂洗僧徒則不過三十五日從其簡約以行允諸供費之物量宜以啓知申事安崇善啓曰
殿下爲 祖宗之意則羨矣然臣等竊謂方今制禮作樂排斥異端
政治之明超於千古奈何更舉佛事以玷盛治乎千萬人之所尚原於
一人我國不尚佛法且禁民間佛事已有成憲今若復行則彼愚民豈
知 殿下出於爲 祖宗不得已之心乎將必競起以崇佛法矣臣等斷
然以謂不可也願停此舉 上曰卿言是也遂停之○上曰誕日賀箋
方物全羅慶尚忠清道則許赴行在其餘令進於京都知申事安崇
善啓曰誕日賀禮禮之大者不可廢也且奉箋之官來至京畿空還有
率於義若方物難輸則進于禮曹而但奉箋以赴行在可也從之○辛
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上謂諸代言曰崔閔德請送贈給野人之
物予意以爲以有限之物應無窮之欲殆亦難矣今野人無故突入殺
掠人物可以興兵致討然今尚未知野人之所爲似難聲罪且與師動
衆不得已耳野人之居山川險阻行兵甚難但嚴備邊境示以威武使
彼有畏服之心可矣又不奏請而與師越江儻或有問何以答之予意
以爲以 高皇帝勅書之辭奏對可也 皇帝必不內野人而外本國

也若彼人到境請朝見何以處之乃召議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命
安崇善金宗瑞議之贈給條成抑鄭欽之崔士康趙賚沈道源權蹈鄭
淵朴安臣皇甫仁議曰今未知婆猪江野人作賊真偽彼雖托辭而來
未可及加贈遺審知忽刺温作賊情實然後厚待猶未晚也姑宜仍舊
李順蒙議曰虜掠人民既已還送別有贈給何如權軫河敬復安純
盧閑李孟昫議曰接待贈遺一依前例不宜有加黃喜議曰婆猪江野
人作賊情狀明甚若依舊贈遺則似乎恟弱宜頓除之但邊將接待之
禮姑從前例若公言聲罪則拘留其不受朝廷官職者一二人責還被
虜人畜何如上京請朝條朴安臣皇甫仁議曰欲知作賊情實宜數使
人以探其情我之使人數則彼人之來不可固拒况野人許接已有成
規宜從請上送李順蒙成抑鄭欽之崔士康趙賚沈道源權蹈鄭淵議
曰彼人未嘗由此路而來朝且今作賊之狀頗著未可遽從其請而上
送也且既有咸吉道往來之路豈宜又開此路乎黃喜權軫河敬復安
純盧閑李孟昫議曰受上國官職者不宜私交依前答以不宜私交毋
令上送攻伐條皇仁甫議曰待秋冬之交攻伐為可河敬復盧閑成抑鄭
欽之趙賚沈道源議曰此賊不可不懲進兵之時出其不意攻圍之策

委諸將帥李順象議曰兵貴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鄭淵朴安臣議曰審知作賊情實具辭奏聞然後乃可攻之不可輕舉權蹈議曰都節制使臨敵示威使人責之曰汝之作賊事狀已著將加大兵連續使人責取未還人口安純李孟昉崔士康議曰修城柵固封疆待變可也權軫議曰都節制使連續使人責取未還人畜彼若抗拒待秋急攻初面示威而還黃喜議曰臣之料度僭在前日獻議崇善等入啓上曰予已備知崇善啓曰百聞不如一見崔閔德專受一方彼人之來豈可輕贈若有不得已之勢而贈之則人情之物不可不預備令其道監司量輸布紙等物何如上曰兩言是矣即命平安道監司量輸布紙米鹽醬等物又內傳于都節制使曰彼人出來接待厚於前日則似乎懦弱依前例布米鹽醬等物移牒監司預備臨時量給彼若欲上京則勿上送如有不得已上送則量宜處之○刑曹啓永興囚將校金允殺人律該絞從之○禮曹啓咸吉道生徒有奴婢者亦自慶源鏡城至咸興都會程途隔遠防禦緊要累日往來未便請咸興以北置一所南置一所南道都會則生徒十人北道都會則五人聚會勸學從之○壬寅受常參輪對經筵○癸卯受常參輪對經筵○命知申事安崇善與同知中樞院事

崔海山議平安道所用弓矢甲冑槍劍火砲之數○甲辰受常參視事
○上謂諸臣曰婆猶野人之入寇情狀明甚非臆度也在我近境陵暴如
此豈可舍忍如其舉兵則不可孤弱當大舉而討之山川險阻用兵
甚難抄步卒以往黃喜啓曰 上教允當○司憲府啓義禁府都事
金子惇其奴據奪義禁府伐取雜石子惇知情受用律當杖八十刺字
命以不應爲事理重科罪○乙巳鎮川縣監楊道辭 上引見曰守令
職不過省刑罰薄賦歛恤民生往體予懷務盡乃職以副民望○左
議政致仕李貴齡上言臣伏見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以達尊元老倣
唐宋詩諸賢洛中耆英會前朝盛時大尉崔謙海東耆英會欲設其會
上書陳請 殿下嘉之特遣銀臺近臣仍賜黃醞仙樂與珍羞以寵異之
誠千古所未聞也此 聖上敬耆臣特賜之恩豈爲常例哉臣無耆德
但以年至八十八而得與斯會撫躬自慶近日欲邀諸老恐外人共
爲私會不敢自擅惶恐深伏望 聖慈使黃耆船背之老自今每月
一會歌詠 聖德以樂餘生不勝幸甚 上曰雖閑居老臣豈可每月
而設會乎遂不允○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權軫都鎮撫河敬復李順
蒙趙賚判書鄭欽之崔士康參判鄭淵皇甫仁中樞院副使崔海山

等議事其一曰今兵曹所啓平安道所用兵仗雜物之數何如喜等曰
臣等之心以爲允當敬復曰他物宜依所啓甲則一千五百二十五部
過多宜減三分之一其一曰馬步軍數當用幾何齊曰馬兵一千步兵
二千敬復順蒙欽之海山淵仁議曰馬兵一千步兵一千可矣軫曰馬
步兵三千爲可然馬兵步兵之數令主將臨機定之其一曰步卒所著
甲冑送軍器監所藏乎用何處甲冑乎僉曰擇用本道各官所藏爲便
其一曰濟師之時用舟楫乎用浮橋乎僉曰力役雖重過涉便易莫若
浮橋其一曰軍士皆調發于平安道乎并發他道乎淵仁海山議曰黃
海道五百平安道二千五百喜敬復順蒙齊議曰除黃海道並調發平
安道士康曰黃海道六百平安道二千四百欽之曰黃海道四百平安
道二千六百其一曰行軍時與赴征時習陣何如僉曰習陣則彼賊先
知隱伏潛師突入可矣皆從喜等之議唯騎步兵之數從軫議令主將
臨機定數又議曰中軍左右軍主將誰可者僉曰宜以崔閔德爲中軍
順蒙爲左軍海山爲右軍上曰可矣崇善啓曰順蒙與臣言大抵軍
士之進退專在中軍臣受左軍則何以成功臣謂以閔德爲中軍上將
以臣爲中軍副將以海山爲左軍以江界節制使李恪戶曹參議金孝

誠爲右軍臣率精騎五六百爲先鋒潛入彼土若勢可擊則擊之不可
則退屯以待後軍上令崇善密議于三議政仍命曰昔征對馬島
太宗賜赴征將士弓矢今順蒙海山之行當賜何物并議之軫曰順蒙
海山皆狂妄之徒不宜專付軍士請依前議賜物則弓矢與甲孟思誠
曰以閔德爲中軍上將順蒙爲副將海山爲左軍恪爲右軍可也賜物
則依權軫之議喜曰分三軍則依孟思誠之議賜物則只給馬爲可崇
善回啓 上曰當賜弓矢與馬分三軍從黃喜孟思誠之議命崔海山
先往平安道造浮橋於鴨綠江令安崇濤修事目使海山傳說於崔
閔德皆 上命意也一以都節制所啓供招之辭議諸群臣而反復思
之則婆猪之寇詐稱忽刺溫情見事白斷無疑矣惟彼獷俗居相望之
地不念舊恩懷奸肆毒剽殺邊民謀免後患反以忽刺溫爲辭上欺中
國下誣本朝罪惡貫盈不可不討間有議者曰彼寇以忽刺溫爲辭已
奏于帝則不可以婆猪爲咎而急征之也予以謂 皇帝一視同仁
之量焉有以婆猪爲信而歸咎於本國哉必無是理儻或詰問當具
事由以聞且引 太宗皇帝宣諭聖旨以奏則終見俞允肆定征討之舉
軍數以三千爲率二千五百出平安道五百出黃海道其騎兵步卒之

數臨機議定一江深難以濟師是誠可慮如有灘上可涉之處則可矣
若無可涉處與都節制使同議毋令喧動造浮橋於二三處一江界閭
延等江邊接居無知之民會因營產潛往彼土官吏又不知而不禁踈
囑至此今當大事漏透聲息則非細故也密令官吏嚴加考察以絕徃
來一使人伺其部落多小山川險易然後定其徃征之期將兵褊裨磨
鍊以啓一步卒所著甲冑以道內各官所藏揀擇用之一造浮橋毋葢烟
戶丁夫以役附近各官船軍一大軍既屯江之後賊若出其不意或竊
入逞欲或斷取浮橋以絕師行此亦可慮分卒堅守待變○丙午公州
牧使金為民南原府使閔恭辭 上引見曰慎刑罰恤民生之外無他
焉汝徃懋哉○丁未兵曹啓九軍令鎮撫所以文牒相通然鎮撫所本
無印信只以署合通關未便今後令郎廳鎮撫親呈手本 上令詳定
所議之詳定所議曰鎮撫所皆以他官兼之正與義禁府相同若詳定
衙門高下則當為三品衙門矣又移文格例未曾詳定今與兵曹關文
相通實為無據高麗軍簿每於上大護軍直宿時郎廳一負於片紙著
者分定以相維制豈無深意且鎮撫所移文於各司則亦將移文於各
道矣歲久法弛則發兵歛兵之文亦皆行移誰能禁止是則握兵之官

又得發兵之權後世必將難馭矣此太宗雖置鎮撫所不給印信不
令移文之甚慮也乞依舊除移文各司若有不得已之事呈手本於兵
曹從之○戊申中樞院副使崔海山辭賜弓矢及馬○藝文大提學鄭
招承命製進三綱行實圖跋尾其辭曰右三綱行實圖所載忠臣孝子
烈女各一百十人紀行圖形仍贊以詩刊板已竟命臣跋尾臣竊惟今
人與古人時勢不相接音貌不相知何惡何愛於彼此哉然而見貞諒
高節之人則忻慕致敬舉手加額願為之執鞭馬見苟賤污穢之人則
唾罵不足攘袂扼腕至欲手刃其頭也是則人心之同然而天理之不
泯也何況親見形容詠嘆其事乎其感之也必深其興之也必速矣今
我 殿下既知其然以之鼓舞振德之允為今世之民者孰不觀瞻而
作乎將見人知禮義之行家有孝貞之俗矣然而孝子生盡其孝歿盡
其誠固是平常可行之事至於婦人守貞當在夫亡之後忠臣盡節方
見喪亂之日非遇變故何由可知是不然也婦人動必由禮輔其君子
息其族屬隆其家業斯能貞矣臣下憂國如家盡節奉職使君安富尊
榮澤及於民斯能忠矣捨此必待變故則是忠貞非可常可以之道也
觀行實圖者常明此意則有以知所當為也○命集賢殿考出征時

社稷 宗廟禡祭及所過名山大川古制以聞集賢殿啓文獻通考祈
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
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
于社稷 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某人
不道侵陵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至死固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
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
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
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杜
氏通典北齊命將出征則大上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
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偏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
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鉞鉞對曰國
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鉞鉞之威願假一言之
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鉞鉞而出皇帝推轂度
閭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曰大將出征遣大祝以羊一祭所過
名山大川隋蒯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大尉告于太
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杜二十年太尉晉王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

軒轅皇帝以大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唐開元之制五禮內十
三遣將出征宜于大社十四遣將告太廟 上命下詳定所議之黃喜
等議曰征伐重事宜告社稷宗廟其所過山川則鴨綠江源出自甲山
至于義州不可每川而祭之令將帥只祭鴨綠江何如許稠議告 杜
稷 宗廟及祭所過山川等事更考古制施行鴨綠江祭時降香祝何
如鄭招議將帥今已發行宜停 杜稷 宗廟之告其所過鴨綠祭及
馮祭軒轅皇帝等事將帥臨時行之史傳有太白星見然後伐國之文
且太一筭書有客利主利之說兵法先動者為客則今我兵先動乃客
也此非足信之說然并考史傳筭書何如 上曰祭告之事令禮曹臨
時磨鍊以啓○已酉受常祭視事輪對○御慶會樓下會礪山府院君
宋居信以下諸宰樞觀射二十九人分為三隊中多者各賜弓又令騎
射各賜弓矢○吏曹啓慶尚道比安全羅道務安咸平等官民戶並滿
五百宜差教導從之○庚戌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 上謂副提
學李宣等曰允趣時舉行之事人或遺忘而失時故曩者令集賢殿抄
逐日可行之事爾等考古籍速抄以啓○同知中樞院事成揜以病辭
職不允○命承政院曰咸吉道有使臣支待之弊故命除進上令進上

如舊爾等何不啓之遂內傳于咸吉道監司曰進上諸物自今頓除○
召議政府六曹都鎮撫議曰今已定征討婆猪之策三千之衆不可無
統予欲擇朝臣有武才者作牌頭往率其衆一牌頭當領幾人量宜
以啓僉曰一牌頭領百人似爲適中但恐禁軍之孤單宜令一牌頭領
二百人上曰勿論禁軍之多少從宜差遣又議曰以崔閔德爲主將
又遣將帥二人爲左右翼或別遣三元師以閔德爲都統使何如僉曰
以閔德爲都統使而別遣三元師則是必習德以都統之權總察三軍
而已不親征伐之事國家以閔德往鎮寧邊者以其老於將略故欲使
親率兵往征之也爲今之策以閔德爲中軍元師兼授都統之權統察
左右軍爲便狹李順蒙議曰以閔德爲中軍元師而兼爲都統制使則
左右軍或有不均之事必別遣都統使然後無不均之歎又議曰赴征
元師卿等熟議以啓崔海山則予已定矣僉舉李順蒙及前摠制李澄
石上曰此二人可矣仍命曰平安道隣於野入防禦不可緩也防牌
火砲甲冑箭槍量宜加送以備不虞又議曰順蒙言海山先到江邊役
民伐材則愚民胥動浮言恐或彼人之知也是誠可慮姑停海山之行
臨時以軍卒築造浮橋濟之可矣若曰役重不可遽成須先預造則除

宰相擇遣官卑者潛備雜物待期爲便是論如何皇甫仁議曰預先役民則彼人必得聞之姑停海山之行臨渡造之可也鄭沘議曰海山之往必未久而解冰宜當預造俾無後患黃喜權軫河敬復崔士康曰解冰則務必忘危皆事耕種宜令海山先到其處權稱城柵巡審以解其疑潛辦諸事待其不意合小陸之軍同力造之可矣何須更差他人乎鄭欽之曰海山若到彼人必知不可不慮然造橋多用蘆葦令海山先至附近預辦可也申商曰臣聞曾經間延守盧益剛之言江邊半半日程有一山多爲蘆葦果有之則臨時造橋亦無難矣然海山已行何必改差上從黃喜等之議即內傳于海山曰命造浮橋今更思之無名伐材則人心浮動彼必知之是大可慮今以卿爲城柵巡審使托以擇定新設木柵之基巡審江邊潛思密慮以待軍士之至無造浮橋若浮橋不堅緻使人馬俱陷則非細故也固宜盡心俾無後患又議曰軫云徒慮婆猪之寇不憂東北之患誠爲不可宜令咸吉道都節制使領兵往鏡城待變是滿如何皇甫仁曰都節制使預往待變合於時宜喜等曰待婆猪發兵之時而往猶未晚也何必領兵預歸貽弊其邑乎上從黃喜等議又議曰敬復獻議試甲士考其田民多少國有著令共咸吉道之

人奴婢本少雖有武才拘於奴婢口數之限未得試才誠爲未便勿計田民多少並令試之以充軍額此論何如皇甫仁曰宜從敬復議鄭淵曰臨時從輕試才不必別立異法李順蒙等曰待兩界之人本異他道今又從輕試才則人人皆欲來京侍衛終不勝其弊姑宜仍舊申商曰大抵人材習熟則成才况其道人物與他道不同其試才之法減於他道使知厚待河敬復曰試才則宜與他道同但勿論田民多少皆許試才權軫黃喜等曰勿論田民多少取才以廣士路上從喜等議即下教旨于兵曹曰咸吉道甲士取才時從他道例奴婢五六口田地五六結以上者許令試才因此雖有武才者拘於定限未得試才自今本道甲士取才時武才有能者不計田民多少並令取才先是李順蒙當閏德赴鎮之日密請鄭欽之安崇善曰願以微服往建州衛親見道路山川險夷儻國家往征我必參裨將之列人皆壯之且有笑之者○上令安崇善密議于三議政曰太祖太宗有服之親多居咸興之地太祖開國多值變故念不及此太宗又謙讓不授官爵以至寡躬服盡之親難於盡授官爵唐高祖廣封同姓封德彝非之宋神宗恩及袒免之親賜名授爵人稱其美今欲太祖太宗有服之親皆授官爵又給土田何

如且韓昌壽之弟隆田即神懿王后之弟也以添設司宰副正其職

謂不仕其官退老咸興其兄檢漢城尹金剛予未及知卒後追贈今欲

授隆田同知敦寧何如昔日桓祖之後在宗親之列河崙言於太

宗朝曰自太祖之後在宗親之列以別遠近親疎之分太宗遂立

法以別之然今思之宗親不宜在宗親之列者予未盡知或遺於任用

之時欲屬於忠義衛如或不可別立屬處何如黃喜權軫曰稽諸歷

代或重宗戚專任事權或嫌親故不授以官臣等以為敦睦親親合於

天理人情之至如有才幹依他叙用苟無其才授爵之後退閑鄉曲可

矣又於咸興陳荒田地每一人給三四結或四五結除田租以垂持

恩且授職隆田亦非殿下之私意實是敦睦之公義宜加官爵以

示恩義若忠義衛則全為功臣之後而設也又別設屬處則他日子孫衆

多恐生後弊莫若仍舊擇其才能而用之可也上皆從之命錄太

祖太宗有服之親以啓崇善啓曰在外之人恐或有遺忘乞令咸

吉道監司密問以啓上曰趙末生之拜辭余當親教其後又內傳曰

聞太祖太宗有服之親卑微沉滯中心未安依前日親教不使

當身知之才幹高下密問以啓○辛亥受常參輪對經筵○賀正使

李興叢奉礪回自京師○兵曹啓造船材木斫伐輸運力役甚重且松木長盛須待百年即今松木殆盡深爲可慮請停諸道無軍額預備船造作從之○司諫院劾右議政權軫兵曹察判鄭淵前任吏曹失舉朴礎上命勿推劾獻納崔士柔啓曰江界要害之地必得勇智乃可當之朴礎行旣貪婪且甚衰老除拜巨鎮乃爲野人所敗宜加失舉之罪以戒後來上曰爾言然矣然予亦知而授之非徒吏曹之過也宜勿更推○召議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使安崇善金宗瑞議之曰崔閔德曾率軍士五十而去今以李順蒙崔海山之言加抄三十人定爲牌頭主將所率軍士不爲牌頭誠爲未便予欲和會前後軍士同主將擇有權略者以定何如僉曰上教至當鄭淵曰一牌頭領百人恐難統一宜令一牌頭領五十人以便號令崔士康曰合前後軍士擇定爲可但溫井行幸之日已逼侍衛虛疏宜減加抄三十黃喜等曰和會擇定之議一依上教不獨京軍士若其道有武藝可爲牌頭者則亦許主將擇定上從黃喜等議曰李順蒙之往也當以此親教又議曰京軍士赴防者已定一百今欲加一百何如安純等曰若加兵於彼則宜加定河敬復等曰已送一百猶云多也不宜加送黃喜等曰京中侍衛亦

不可疏虞古人有言精兵一百所向無前不必加送但抄平安黃海兩
道新白丁作牌入送則此徒慣行山坂熟於弓矢似有益也 上曰李
順象之往也令兵曹磨鍊施行又議曰崔海山臨發獻言曰攻伐之際
如有言語相通文書修答之事則漢通事及曉吏文者不可無也請遣
通事及文臣各一此言何如敬復等曰己亥年東征亦皆遣之差送爲
便孟思誠等曰通事則本道亦有之平壤等處通事一二名定送爲便
文臣則已遣崔致雲不須別遣黃喜曰攻伐之時何用通事與吏文宜
停之 上從思誠等議又議曰予觀兩界前後馳報及被虜人民之言
權豆及童猛哥帖木兒同謀情實已啓今加兵於西則彼必自知其非
而舉兵來助儻不來助若勢迫於西則西人歸東乘虛入侵詭謀難測
予欲東西并舉以殲其類何如予未更事卿等熟議以啓皇甫仁柳孟
聞議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且遠交近攻攻取之良策西舉然後徐觀
其勢而更圖之朴安臣議曰修兵設柵所虜人物悉令責還坐兩困之
可也彼受王爵且以忽刺溫所虜人物與天使共謀奪還之事托辭奏
聞今遽加攻伐使生事外邊者巧起讒譖之端構豐中國恐非藩國之
美事孟思誠權軫崔士康趙賚沈道源金益精權蹈鄭淵曰先攻婆猪

之賊而後圖之可也一時並舉臣等以爲不可黃喜許稠河敬復安純
盧閑李順蒙趙效生鄭欽之曰彼雖聲勢相依今無釁隙但以往來之
言一時並舉遽加攻伐竊恐未安崇善亦啓曰今聞往來之言輕犯虎
狼之口既爲不可且欲大舉於西而又動兵於東甚爲不可上曰予意
亦然特試卿等耳又議曰歷代人君凡有動衆必詢臣僚陳上中下之策
曰當從其策卿等前日各書所懷以啓然征討良策更議以啓予將採
擇河敬復柳孟聞朴安臣鄭淵皇甫仁曰制勝料敵唯在將策其道路
險夷兵備虛實令其將帥遣人審察臨機分兵突擊趙資金益精權蹈
曰變不可預圖權不可預設出奇制敵委之將帥其副將以下聽其誦令
毋得違忤事庶成矣蓋順蒙海山等狂悖故有是論盧閑崔士康沈道源
曰兵不在多揀擇精銳出其不意潛師襲取爲上策也孟思誠權軫趙啓
生鄭欽之等曰揀擇精銳斡斡疾馳分道並進襲其部落蕩其巢穴此
謂上策大軍結陳鼓行而前彼將恐懼舉其部落遁逃不暇安敢抗拒
然則我雖不得逞志揚兵耀武使彼知懼不可復萌窺覷比謂中策安純
許稠曰待其冰合潛師渡江掩其不意問罪而還爲中策農月與師造輜
渡軍使賊先知伏兵突出勝敗難知且有雨水進退俱難斯爲下策黃喜

議同許稠等且曰必欲此時間罪毋致失賊無遺捕獲可也彼若遠遁毋
使窮追示威乃遂亦可 上曰已悉卿等之議然征討當不違於四月草
長時又議曰平安道海路防禦稍緩而陸路則甚緊且今北道防戍尤
急民被其苦予欲量移北道各官船軍限數年分戍北邊則苦歇庶均
此策何如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盧閑李順家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沈
道源金益精權蹈鄭淵朴安臣柳孟聞皇甫仁曰宜令其道監司節制使
量宜移定以應一時之變黃喜河敬復趙賚曰陸路海路各有防禦何必
移船軍以成往來之弊乎臣等以爲不可 上曰令兵曹移文本道磨
鍊又議曰李順蒙言攻伐之時士卒捍身木防牌不可不備予欲令
平安道臨時造作以給何如僉曰可矣 上曰李順蒙之往也書於
事目以送○壬子帝常參經筵○兵曹啓閻延江界等處各官陸軍
常時赴防勞苦尤甚量減道內各浦船軍推移赴防更迭沐浴上
即令行移其道○召議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使安崇善金
宗瑞議事曰朴好問回自婆猪江啓曰前到野人部落觀其勢皆
孱幼登山以待我國之變今將何術使各安其業乘其不意而擊
之手李順蒙鄭淵朴安臣皇甫仁李兢曰令都節制使遣人諭之

曰能奪忽刺温虜去人物不使飢寒差人殺還其志可嘉仍以酒食優
給慰之姑令本國之人仍舊渡江耕農秘其器械之備不使審知彼或
出來仍加厚慰禁其行言勿露忿氣陽陷其術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
盧閉金益精曰彼此相往動作必聞况今造橋造船焉能使彼不知哉
雖或差人慰諭必不信聽反懷疑貳姑徐徐以待冰合然後出其不意
輕往襲之成抑崔士康趙賚沈道源曰朴好問往還彼必以為間諜益
懷疑懼宜使都節制使承命更送人慰謝遺以酒食且問兀狄哈虜掠
人物請還之術因請彼人曰願送人于兀狄哈索還人物彼必以為真
情稍得安心鄭欽之曰此策似當但遺以酒食反致疑懼恐無益也孟思
誠趙啓生曰彼賊頽而狡自知其非已曾空家登山雖多般誘之不可
誑也且散居山谷之間今雖安業及其舉兵之日擊一隅則餘皆盡知
豈能盡滅其類乎宜當潛師行兵一日一夜分道共進攻其初面以聲其罪
黃喜曰竊聞彼人情狀山川形勢今日雖誦之以利使之安業及當征
討之日聞有兵變猶可登山而遁臣恐所獲不償所失勞而無功貽笑彼
賊乞依前日獻策令都節制使責還被虜人口牛馬家財如其不從
宣言致討使之知懼不得安土耕耘而遠遁則名正言順直在我矣如

不得已必待冰合何如 上曰當四月草長時宜發兵討之又議曰今
聞朴好問之言意其彼人聞本國抄軍疑其見伐而至於此也欲姑停
抄軍之令以安彼心如何熟議以啓鄭淵朴安臣皇甫仁李兢曰欲停
抄軍之令則宜待冰合如不久發兵則更使抄軍恐未及期黃喜孟思
誠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盧閑趙賚金益精曰今聞 上教臣等以為
可也沈道源崔士康鄭欽之趙啓生成抑李順蒙曰姑停其令以安彼
此之心使有司潛備不使彼人知之亦可 上曰令兵曹移文以解其
意然後臨時抄兵往討可也又議曰頃議諸大臣定軍數三千今者朴
好問言軍額當以萬為定予欲加送何如若曰可則酌定其數以啓河
敬復皇甫仁李兢曰宜加五百鄭淵朴安臣金益精曰宜加一千沈道
源曰兵難遙度然奇兵不在多山谷險路以奇制勝不必加數黃喜孟
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盧閑李順蒙成抑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趙賚曰
臣等不知彼土險夷部落多少不可遙度令都節制使定數啓聞後更
議施行 上從喜等議即內傳于崔閏德又議曰古者歷代攻伐之事
皆有反間以觀其勢予欲潛遣人探知彼人情狀然後討之似為可
也然尚慮其被獲則彼人細知本國施為而預圖非徒無益又有害焉

猶豫欲聽卿等之籌察酌古今熟議以啓李順蒙成抑鄭淵朴安臣曰
擇能當其任者可矣沈道源趙賚曰此事難耳危令將帥募人如得能
者則亦可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盧開趙啓生鄭欽之崔
士康金益精皇甫仁李兢曰臣等竊謂古之列國反間不可與本國比
論中國之人衣食無異言語相同雖混處而莫之知也本國之與野人
言語飲食不同見之則易知且人物數少不可混處若登山而見獲則
使彼人深知我國之術而反爲害矣臣等以爲莫如以節制使之言送
人體探似爲可也 上曰此事甚危姑停之即內傳于都節制使曰更
送人探候彼人已還家然後發兵何如與道內有權略者密議以啓又
議曰渡江之備議于臣僚皆曰船艘則不可當用浮橋今聞朴好問之
言水流甚急難設浮橋欲備船艘何如僉曰不知水流緩急船橋便否
而臆度定之實不可也令將帥或船或橋從宜造作 上曰此意甚然

宜今都節制使從便施行又議曰朴好問回啓云李滿住問前者發還
被虜人口兼述奏本于國王何追令不答乎好問答曰吾等不見而來未知
其由今欲回答親遣人以答乎今節制使送人以答乎又送人時欲贈
洒盞席紙何如鄭淵朴安信皇甫仁李兢曰今都節制使修書回答贈

送物件亦令從宜備送金益精曰如欲攻伐不必回答李順蒙成抑趙
啓生沈道源曰令節制使隨宜贈送回答以安其心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
河敬復盧閉崔士康鄭欽之曰令都節制使修書回答贈送則但以酒味
似爲便益黃喜曰修書回答則似可也贈以酒食似不可趙賚曰滿住
既呈公文于節制使節制使宜因此回答贈以酒食臣以爲可也上
曰都節制使姑以酒果差人回送可也○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人請
於加背梁仇羅梁豆毛浦西生浦等處往來與販上令禮曹回答曰曾
許富山乃兩浦鹽浦三處往來販鬻是矣難以從請○癸丑受常參輪
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司諫院上疏曰廉恥士之大節廉恥道喪
貪風日滋故如有犯此者誠不可不懲也近者金子惇爲義禁府都事據
奪螺匠朱實鞍子之言發於尹仁憲府劾問之際以元狀外別告他事
不得推覈臣等謂子惇所犯有關士風不忍含嘿問於朱實實云去壬
子三月根隨都事金子惇往麻田浦都事見吾鞍子欲與相換翌日使
人曰持鞍來又其翌日更使人招之不能辭避賈鞍而進都事以舊鞍
換我新鞍加給緜布二端不得已受來至今在家臣等竊謂子惇所犯
雖非據奪身爲官吏強換部民財物其頑貪無恥汚毀士風莫此爲甚此

而忍爲其盜用本府之石無疑矣不此之恥欲免其罪醜面擊鼓稔惡不悛甚矣臣等欲窮問換鞍之由第因已在別告之例憲府所不聽未敢施行不勝痛心然強換物貨並不區處實爲未便乞命有司依律入官給主以戒後來幸甚 上曰憲府以別告他事曾不受理何須更推左獻納崔士柔啓曰臣等之心以爲雖不得論罪贓物宜還官主上曰法立而不守則徒爲文具言官所聞必陳可也敢言法外之言無乃不可乎憲府論以別告不請其罪爾等違教上疏既已非矣且吹毛求疵非爲政之體也士柔退教承政院曰諫院之疏予心以爲非矣子惇以官吏濫用本府之石其設心固爲不肖况換鞍之事尤爲醜也然其鞍若還本主則更推子惇然後決斷也若更推子惇則是受理別告之事也卿等之心以爲何如安崇善等議曰別告之事雖不當劾若此貪奸濫得財物不還本主誠爲未便且究其用心之無恥亦不可不懲宜令攸司收其鞍子還給本主子惇論以賊吏 上曰已有立法何必行法外之事○義禁府啓金敬以邊將不修木柵使賊突入殺害虜掠又聞賊變不即親率軍馬馳赴力戰朴礎不即馳赴未及接戰鄭乙臣張義遇賊不力戰丁宥金天奉不力戰退走罪各斬啓依他死罪例施行○朴

好問還向平安道 上引見授事目以送○殺兵曹曰焰焞煮取其功

不細臨敵破陣其用甚大前此除夜火砲所費之數至於千斤誠為未

便自今每年除夜所用毋過三十斤以為恒式○三月甲寅朔御勤政

殿受朝○對馬州六郎次郎來獻土宜○刑曹啓大明律辨明冤枉

條允監察御史按察司辨明冤枉須要開具所枉事迹實封奏聞委官

追問得實被誣之人依律改正罪坐元告元問官吏若事無冤枉朦朧辨

明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所誣罪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所辨之人知

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此條專為風憲官吏而設監察御史按察司辨

明冤枉須要開具所枉事跡實封奏聞委官追問得實被誣之人依律

改正罪坐元告元問官吏之節指官吏辨明冤枉而得實者而言若事

無冤枉朦朧辨明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所誣罪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

之節指官吏辨明冤枉而失實者而言所辨之人知情與同罪不知者

不坐之節指訴冤之人與官吏通同以致冤枉者而言中外官吏昧於

律文本意訟冤無實者或以辨明冤枉條論罪請以上項律文本意曉

諭京外官吏 從之○乙卯受常祭○行寶信寶成舊有傳國寶文曰

國王信寶 上命集賢殿稽古制改鑄此兩寶其制一依欽賜大寶皆用

金信寶重一百六十四兩行寶重一百七十六兩信寶文曰國王信寶
行寶文曰國王行寶信寶用之於事神教宥等事行寶用之於冊命除
授等事欽賜大寶則只用於事大文書○賜祭于左議政李稷妻許氏
其教曰功在社稷永念勲臣恩及閨門庸修恤典惟爾許氏生從舊族
來配英賢夙著室家之儀載行門閼之美今其逝矣良用惻然爰命禮
官俾陳薄奠膺茲異數諒予至懷用信寶始此教○以韓隆田知敦寧
府事李興發知中樞院事尹淮藝文提學鄭麟趾仁壽府尹鄭箴司憲
持平尹淮方在母喪今特起復使掌文衡○丙辰東宮女卒權承徽出
也令禮曹斂葬 上問知申事安崇善曰葬後定守墳奴乎崇善啓曰
年未滿一歲何必守墳宜限三年只行朔望及俗節之奠 從之○丁
巳兼宗學博士成均司成李審辭職曰臣氣稟昏愚加以厄羸不能致
人一已百之功以究聖經之闡臭粗習程文濫登科第冒居清班不願
不能者之戒而吹竽混處者蓋亦有年矣其得免於冒濫之責斯已幸
矣歲至庚戌陷於罪辜不能自明將受拷訊 殿下回日月之照施父
母之慈置之寬典只令收贖固非石木無情之物敢昧乾坤造化之私
命下之日感徹肺腑淚盈衿袖卯翼之恩期於糜粉莫可報謝曾未

期年除臣筆秩兼任義禁府纔閱數月而遷于本職俾居宗學之長師
 範之任謬及於頌鄙榮幸至此無與為比其欲陳力就列仰荅生成之
 心石非言盡但臣之學業荒疎非惟不能窮性理之源抑亦眩於訓誥句
 讀之間欲就講席漸顏先赤內訟如此外議可知臣於其時仰陳卑誠
 欲免職事而未蒙俞允勉勉就職自是以來退私則收拾舊聞在公則
 講於僚友欲小謝曠官之誦年踰知命摧頹日甚掩卷則忘而宗親之
 學則日就月將欲以臣之昏昏任教誨之責難矣哉豈徒小臣懷冒居
 之恥亦傷 聖朝用人之明矣伏望恕臣冒陳諒臣至情罷臣本職俾安
 昏鴛之心不見 ○戊午受常察視事 上曰今進六典宜速印頒使
 臣民皆知立法予亦講於經筵凡人陷罪者以其不知法也又曰欲差
 遣軍容敬差官于平安咸吉兩道嚴加點考若平安道則深懲間延之
 變都節制使已曾糾察必無虛疎然立法之初不可不遣又教曰使臣
 四月不來則必五月矣太平館恐不及改造姑仍舊何如予前命改作
 者大廳狹隘當暑設宴為難耳贊成李孟昉啓曰 上教至當若五月
 來則不及改造然東西耳房須及時敝豁改造 ○太白書見 ○兵曹啓
 全羅道木浦兵船移泊周梁而仍繕木浦千戶未便請以周梁改號

從之○已未親傳寒食祭香祝○領敦寧府事韓劔卒劔 神懿王后之
母弟也有智略武藝 太祖在潛邸每當行兵常在麾下 太祖即位賜

元從功臣券及卒輟朝三日致吊別賻米豆共四十石紙一百卷謚良精

温良好樂良恭已鮮言精○傳旨兵曹曰大小侍衛軍士所持軍器甚為

無色官備貼箇二百部藏于鎮撫所於大小朝會及侍衛時分給軍士佩

之且軍士無職秩高下並佩箭箇貼箇箭箇皆夫箭箇貼箇形狹
略似弓彎箭箇形圓似竹箭似為無等

自今堂上官以上箭箇三品以下軍士貼箇講武時並挿磨箭臨時有旨

然後挿大箭○傳旨戶曹枉輒便於轉輸但本國之人憚於新法不肯興

用其與政府諸曹同議興用之策或曰中國道路平易本國則山川險阻

難以興用然本國道路亦有平易可行之處并議以啓○司憲府啓今幸

温井期以一月國都久空誠為可慮 世子之職撫軍監國宜留鎮之

上曰前此世子無十日不見之時况一月之久乎所啓不可從也○庚申

平安道都節制使崔閔德遣經歷崔致雲啓曰今承內傳伏審征討婆耆

用軍三千臣竊惟虜地多險阻之處須分留守備軍又置護輜重軍事可

成矣况如此大事勢難再舉臣心潛計一道自滿浦一道自碧潼共向兀刺

等處一道自甘洞向馬遷木柵等處今東西齊舉臣則欲自小甫里而行

向訛納奴哈刺居處軍士須萬餘乃可今聞以三千爲定臣甚慮焉上
御思政殿引見知申事安崇善及致雲曰初與群臣議軍數或言七八百
或言一千紛紛未定終以三千爲限予心以爲少也今觀上書果然矣昨
日村好問言當不下萬數令議政府六曹三軍都鎮撫會議或曰加五百或
曰加一千或曰不必加議論不一致雲啓曰閔德言初來時但欲攻訛納
奴哈刺等若得精兵一千猶可也今更思之自馬遷至兀刺等處野人散
居山谷雞犬相聞若擊一二里則必相救援成敗難知古人有動大衆而
爲小寇所敗者况大軍固難再舉每一二里各遣一軍則彼將自救不暇
不能援他人矣故非萬餘不可若以三千分爲數道則分軍亦難上曰
然軍數當加一萬致雲又啓曰閔德言黃海道軍馬及期馳赴則疲敝不
可爲用平安道軍馬幾至二萬二三千何賴黃海道上曰宜除黃海道
之軍仍問曰閔德欲何時動兵致雲啓曰閔德意端午時則賊類皆聚懼
樂且草亦長矣但恐雨水若二十四五日間則可矣仍啓曰閔德言征討
之日宜寫彼人罪名張榜而還上曰榜草吾當書送仍命崇善密與承
文院預草榜文以啓又謂崇善曰征婆猪江之日具辭通遼東何如崇善
啓曰上教至當預通則不可當其發兵通諭可矣上曰爾其知之○

辛酉召都鎮撫訓練觀提調議曰騎士習武用槍為最其試取之法熟議以啓僉議曰甲乙對立相距一百五十步聞鼓聲走馬各作左右揮槍皆疾前隔三四十步作相觸之勢甲乙既近互相盤馬甲馳馬且揮且鞭為被逐之狀乙亦且揮且鞭為追逐之狀及於甲之右作左觸之勢甲作右背之勢以當之乙移馬於左作右觸之勢甲作左背之勢以當之既而甲少遲其馬以待之乙反在前為被逐之狀甲在後為追逐之狀及於乙之右作左觸之勢乙作右背之勢以當之甲移馬於左作右觸之勢乙作左背之勢以當之甲乙走而回勿計先後縱橫或走或趨或觸或避之狀乃奪乃中間金而止上曰擇訓練提調如所議肄習予當親閱○崔致雲還向平安道○壬戌受常參視事上謂代言等曰春秋習射之法著在今甲今訓練觀及外方守令視為文具專不致意武藝疎虞京外習射之法考六典參酌以啓○大司憲申槩啓曰外方人來京訴淹延者頗多有之上曰受理與否予將思而處之槩出上謂代言等曰處之何如金宗瑞啓曰外方淹延則呈其道監司監司不受然後呈京官常例也上曰以此傳教憲司永為恒或○癸亥受常參○震敬寧君家柱行解恠祭○傳旨刑曹曰允諸啓下之事

多有稽留誠爲未便量事難易務令刻期斷決其不得及期斷決日月最多者具錄未決之故隨即啓達○兵曹啓武科及都試依前毋用甲乙槍用芻人 從之○知申事安崇善與判承文院事金聽草征婆猪聲罪戾目以啓其辭曰朝鮮國平安道兵馬都節制使崔閔德見爲邊豐事當職敬奉 王命控制方面惟爾婆猪江等處散住兀良哈等類境地相連往往到於本道邊郡江界閔延等處乞索米糧鹽醬等物隨請輒行接濟未嘗搪塞蓋亦有年于茲矣有何嫌隙成群粧扮野人兀狄哈形狀入寇江界閔延等郡殺掠人民馬牛資產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其爲酷害滋甚將欲整擄軍馬直抵賊巢擒捉賊魁問罪區處今將兀良哈等含憤顯著事因逐條于後須至榜者一爾等虜到軍民逃來邊郡審問根脚委係上國軍丁差官解發所籍本國人口仍令復業爲爾計者深自愧悔不可復蹈前非不此之思反行含憤搆怨一次洪熙元年閏七月日千戶童孛塔等到來言說逃來人口不肯發還將江邊人民虜掠將去一次本年十一月日兀良哈張三保過江言說逃來人口不肯發還冬月人民入城不敢來侵夏月農忙人民四散時分到來江邊虜掠人口實爲未難一次宣德元年六月日莒州衛都司李滿住

差指揮林黑奴前來發憤言說逃來人口不肯發還將徐國江邊住民
倍數虜掠轉賣於深遠處住兀狄哈地面說罷回去一次宣德七年七
月日指揮林哈刺等九名賚李滿住批文到閩延索要逃來人口回去
一次本年八月日前項林哈刺等五名到閩延郡江邊將刈禾人朴江
金捉拿緝縛聲言我的奴婢徐國容留不還今捉此人將去問我奴婢
在處說罷回去本年十一月初七日朴江金逃回告稱林哈刺家住通
曉本國語音婦女萬月說道江水冰凍林哈刺欲虜掠人口林哈刺也
說江金安心在此徐的父母妻子亦也要捉來有此積年含憤今乃詐
爲兀狄哈形狀一斡木河住人說稱朝鮮國閩延郡作耗忽刺温兀狄
哈但四十名其餘俱係李滿住管下人成群指引作賊詐稱忽刺温一
賊人二名詐畫面上刺形回到小甫里洞原地面辱食時以雪水洗墨
畫盡去刺形其詐顯着一斡木河住指揮允察家人言斡朶里兀良哈
等云閩延等處來往知路婆猪江住人等指引忽刺温兀狄哈作賊回
還遇見欽差內官張叟放徐等虜掠人物今我撞見不可任置除牛馬
財物外人口盡行發還有賊人等將年壯婦女放回其家幼弱男女隱
匿不還一賊人等回到婆猪江有兀良哈二名迎見賊人慰之云徐到

朝鮮我道你死在那里將來問卜今乃生還歡喜矣盡饋酒肉訖一張
大人稱云人係有髯半白朝鮮語音通曉之人一林哈刺妻言我家奴
婢六口逃去不肯還我好生煩惱今有兀狄哈等到朝鮮殺掠人物喜
感仰天拱手一賊人等言朝鮮人宋天富家計富饒常時來往必饋餉
一隻眼人李春富不肯饋餉反行打罵今也宋家不要燒火李家須要
燒火其時李家果然燒火一兀良哈沈阿郎哈相戰時到於軍中本國
人語曰常時來往乃至求索鹽醬如何結黨作賊其人勒馬避去一本
國通事以女真言喚按塔高答奴賊人答云高答奴不曾來其事父來在
軍中賊又云趕野猪失家豚李滿住大人領兵發向間延城搶掠你等撒
了城子來此如此說罷前項逐條奸謀詭計灼然可知一中國軍民不
幸被虜爲奴使喚使父母妻子懸望實爲可憐有能逃脫前來將啓聞
事因轉教原籍一本國邊民或被野人搶劫或爲事置罪亡命又在虜
中者有能逃還復業各歸原籍不論原罪右仰知悉○甲子御勤政殿
受朝○召都鎮撫訓練觀提調議曰騎射之法以馳馬鈍快取其工拙
今之武士專不馳意於制馬直馳射矢或至初革棄鞭直行騎射之法
未盡予欲依古制置五革相距各三十步左右各置一革相距五步左

第一紅革次白次紅次白次紅右第一白次紅次白次紅左執弓者初射左第一革後橫走次射右第二革次射左第三革次射右第四革次射左第五革右執弓者反之如此縱橫疾馳中革者每一革給三分未盡一矢減三分其不能制馬左弓右射右弓左射中革者只給一分雖中五革驟馬不疾彎弓不滿者全不給分且步射之法亦以彎弓引滿爲貴今之武士全不致意皆用短矢誠爲未便今一百五十步單八十步能用長矢者加給一分何如熟議以啓僉曰可遂令兵曹立法初於慶會樓北分晉平臨瀛大君與司僕官善騎者試之遂發此議傳旨司憲府曰大小朝會入庭之時大小各品率多緩步似爲不恭今後宜令疾趨而入○乙丑受常參輪對○司諫院左獻納崔士柔啓曰詳定色錄事韓有鄰冊封都監錄事許完皆受參職臣等以謂朝廷起遷之法以三級爲極數今許完有鄰等超授七級雖有功勞豈宜如此如有立奇功者將何以待之請收參職之命上曰予當更議○開城留後司留後崔府以疾辭職○兵曹據京畿監司關啓各浦船軍不分防禦緊慢役於諸處未便今後防禦緊要時除別例大事外勿令役使從之○丙寅視事上曰幹木河女真崔奴乙應赤今持權豆書契而來

願仕處之何如禮曹判書申商啓曰此人之父土著慶源且前日自願娶醫女爲妻心不能忘還來求仕許令從仕不害於義從之○義禁府啓伊川人金南已言此時之君其久幾何西海道亦有立君人其亂言干犯於上情理切害請置重刑籍沒家產上曰此人論其亂言之罪則宜置極刑然予以爲自古不得其志則有怨言書所謂時日曷喪如此類者頗多有之今南已因官吏督納還上生業艱苦而有是怨言何加損於予哉昔有如是亂言人令許誠推覈但得情實不置極刑今此南已特從寬典不殺何如申商曰高麗之季亂言紛起從此衰微宜以爲鑑明示典典以防其微幸甚且此人亂言匪輕不可以常例論上從之然上意猶欲活之○震三角山松木及山麓行解恠祭○丁卯愛常叅○親傳望祭香祝○進獻使金乙玄先遣通事金精秀馳啓曰臣見禮部尚書請刷還被虜人物尚書答云外國事無文憑難以奏達須開具事因以來臣即具書進呈曰乙玄去年十二月賫進獻物件起離本國行到鴨綠江聞野人入我北境閭延口子劫殺人口盡奪家產虜男女六十四人以歸使我無辜之民度劉不遺其暴不可勝言非我國之力不足以雪其恥也只緣朝廷所撫綏者不敢擅自加兵耳乙玄到

京聞被虜男婦拘於遼州衛風羈兩綫飢寒凍餒死亡無日哀我同類
以至此極寡君如保赤子之心以爲如何恭惟尚書大人朝廷之著龜
四方之瞻仰萬民之命懸于大人豈忍視一夫一婦之不獲哉大人苟
得達於至尊俾我良民遣還本國則豈惟生者之舞蹈死者尤有德色
於地下而寡君亦當感荷天地之鴻私矣且野人人面獸心思信不足
以結頽悍之心貨寶不足以填谿壑之欲橫逆之來直受不報則爲禍
不止爲之奈何永樂八年 太宗皇帝宣諭本國有曰野人侵虜追捕
盡殺惟茲 聖旨昭在我國况無故虐隣王法所必誅者哉異日儻有
越境侵虜一依 聖旨備兵追捕是寡君之願也大人並將此意聞奏
施行禮部以此奏聞乃降勅書○召議政府六曹及都鎮撫等使知申
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議曰本國爲事在逃僧義悟皇帝勅諭發還
聽我處置又金乙亥賚來勅書節該勅忽刺溫擄掠王國人民盡令發
回且曰賊人如其不悛王可打攬今欲且征且奏何如孟思誠權軫李
孟昉河敬復李順蒙趙啓生鄭欽之沈道源曰一依 上教盧閑許稠
安純崔士康鄭淵朴安臣柳孟聞皇甫仁奉礪曰勅書有如其不悛之
說是指其將來之事奏聞取旨後舉事黃亨等議曰舉事奏聞及奏聞

取旨後舉事兩件奏本修草後更議申商曰前有宣諭今有勅諭何必
奏聞而後舉事又議曰不得已大舉軍數當用幾何調發平安黃海京
畿忠清等道何如鄭淵朴安臣柳孟聞皇甫仁奉礪曰擇其精銳但抄
於平安黃海兩道崔士康沈道源曰賊若預知乘險遁走雖多無用唯
抄平安黃海兩道精銳不過一萬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盧閑
李孟昉李順蒙趙啓生鄭欽之曰用衆務夷用小務隘兵家之法彼賊
所居山川險阻難以用衆除忠清京畿只於黃海平安兩道擇精兵不
過五千黃喜曰一委主將用度只抄於平安黃海二道申商曰山峽散
處不多野人何用大舉又議曰若加軍數則當加將帥加幾人乎可爲
將帥者錄名以聞李順蒙柳孟聞皇甫仁奉礪曰宜加一可爲將帥者
唐城君洪海也鄭淵朴安臣曰軍士既擇精銳將帥不必多遣且江界
朔州皆遣武臣如其加定則當遣朔州節制使李安吉李順蒙沈道源
曰加軍士則將帥亦當加定可爲將帥者無如李澄石者臣不知所犯
重輕然以白衣領軍責其成功申商李孟昉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曰
三軍將帥既備不必多遣黃喜許稠河敬復安純盧閑曰不得已加定
則莫如江界節制使李恪孟思誠權軫曰加二則敬復澄石可也又議

曰舉事當於何時柳孟聞皇甫仁奉礪曰仲秋望後黃喜許稠安純盧閑
崔士康鄭淵朴安臣曰木落水合時可以舉事孟思誠權軫河敬復申
商李孟昉李順蒙趙啓生鄭欽之沈道源曰不及四月望時則待木落
冰合又議曰火砲加送乎否許稠河敬復盧閑申商李順蒙柳孟聞皇
甫仁奉礪曰不必加送黃喜孟思誠權軫安純李孟昉趙啓生鄭欽之
沈道源鄭淵朴安臣曰一聽都節制使區畫施行又議曰平安道一萬
黃海道五千馬兵幾何步兵幾何孟思誠權軫沈道源柳孟聞皇甫仁
奉礪曰騎兵一萬步卒五千平安道騎步各五千黃海道騎兵五千鄭
淵朴安臣曰馬步多少聽主將區畫黃海道五千皆用馬兵黃喜許稠
河敬復安純盧閑申商李孟昉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曰馬兵一萬步
兵五千今兵曹考平安黃海兩道軍額分定上曰舉事奏聞從孟
思誠等議令金聽草奏本至如軍數與出軍處則平安道馬步兵一萬黃
海道馬兵五千今典其方面者發遣加定將帥則召李澄石先是澄石
罷在梁山故也日期則須及四月望時火砲不必加送○戊辰藝文提
學尹淮上言曰臣遭罹家禍慈母見背終天啻恤甫過小祥遽蒙聖
恩復除舊職聞命驚懼措身無地竊惟三年通喪聖人中制九爲人子固

所自盡起復之制禮經所無故夫釋衰經從王事出於後世之權宜諒
非朝廷之好事君子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時本朝經濟六典
一款節該人臣有才兼將相身佩安危不可一日而無者特旨奪情如
臣荒愚末學盜竊虛名尋章摘句尚微雕篆之功遂隊隨行安有絲毫
之補真嘗論所云焉能爲有者豈禮典所謂不可無者况臣素患風疾
比年轉劇虛羸病悸忽忽善忘自憐無用之腐儒寧係治朝之要務今
若勉承恩命釋服就職則是忘哀虧行冒寵貪榮嗜利無恥之人得罪
名教取譏物論上累聖明以孝之治伏望 上慈還收成命許臣終制
以全子道以厚禮俗臣不勝至願不允批荅曰孝子喪親雖欲守禮以終
制忠臣許國亦不徇私而忘公聖人蓋言其循常君子惟貴於適變惟
卿才通經濟識達古今學術精微足爲儒林之範文章典麗可謂華國
之英不幸遭喪含哀在疚未與接見今已踰期輔導東宮爲賓友者未
易恭事 上國典詞命者伊誰况史官方事於編摩而捨卿曠任其筆削
予既如此其詩賴孰云不係於安危移孝爲忠在吾心而無愧貪榮冒
寵何物論之可嫌以卿慕親之情雖終三年而未足乃予爲國之慮豈
可一日而無賢奪人之哀不得已爾權時之道其可廢乎勉從予懷往

就乃職所辭宜不見○傳旨平安黃每監司節制使曰今將討婆猪江寇已令兵曹發其道兵可依兵曹移文兼送至左符參驗發兵○御思政殿餞中軍節制使李順蒙 上親賜爵 王世子以下大君諸君及代言等侍宴○禮曹啓今新建文昭殿其行祭時節次曹與詳定所同議以啓一文公家禮正至朔望則參於祠堂至時祭奉神主出就正寢今 文昭殿後寢行朔望祭若四時大享及俗節別祭忌日祭則行於正寢一宋制別廟神主詣大廟時用腰輿今位版自後寢出前殿時亦用腰輿今內官奉昇一文昭殿 廣孝殿行祭時並於戶內伏地今文昭殿前殿 太祖位在北向南 太宗位在東向西於戶內背 太宗位伏地未便依 宗廟例除伏地 從之○己巳節日使漢城府尹姜壽奉勅回自京師 上率文武群臣受勅如儀勅曰今遼東都司獲至本國逃來男子一名洪吾馬伊審係妙峯寺僧糾合僧人信明海明將軍人金翁夫婦打死強占其女金青得姦宿事覺逃走蓋此等兇徒天地鬼神所不容欲就如律處治念無以示王國之衆茲特遣人管押至王之境交付王國差來陪臣領回聽王處置警衆○中軍節制使李順蒙辭引見賜馬及弓矢軍官洪師錫等三十人亦辭○召大臣等議

曰北征之軍欲備二十日糧以行可乎如遇霖雨不可不預備僉曰大軍入賊境或值大水未能渡兵未可測也當其征戰遲速之期亦未必也多齋而往若有贏餘還齋而來不為害也又議曰既命閔德賞罰副將以下用命不用命然予思之曩者我太宗東征之時二品以上令都統使啓達然後斷罪今也都節制使擅斷副將以下似乎未安處之何如僉曰密諭閔德非臨敵二品以上毋或擅斷秘其事毋令軍士知之又議曰軍士違期不到者及失伍離次者一依軍法則雖多至十人皆斬然予思之如此則受罪者頗多此非羨事若不罪之則軍令不嚴處之如何僉曰違期不到之中最後至者依軍法失伍離次而尤甚者亦依軍法以示威又議曰平安道境連野人要害所係道通上國使臣所經而糧餉之數不足下三道調度省畜積多欲移粟平安道或馱或漕何者為便僉曰平安道軍糧時未乏絕姑待來秋以黃海忠清兩道米漕轉為便又議曰已命三軍往征婆猪然授以重兵委之閩外不可無體察者差遣朝官督之何如若然則閔德亦有戒懼之心僉曰不論職之高下擇人差遣督察越江為便又議曰金乙亥捧勅回還不無有益於我國然奏被奪人畜未盡出送則可也至奏婆猪地面接連上國未敢擅

便越江追捕則非予指揮若不罪之恐從此生事上國者有之若罪之則賚勅而來反加罪責於義未安自今立法本國指揮奏聞外不得擅自奏達何如僉曰乙亥之事宜姑置勿論密責之可也立法則未便如有臨機奏達之事則拘於其法而不達亦爲不可又議曰中國禮部郎中等問我國使臣曰汝國何不貿易答曰朝廷立法以禁故未得貿易郎中等曰朝廷之法乃禁西國之人非爲汝國也從此貿易爲可予以爲此必崔真輩誣言禮部曰朝鮮人願爲貿易畏朝廷之法未敢爲也如此則我國前日守法之意掃地矣處之何如僉曰每行雖有問貿易之事不對爲便又議曰通事金精秀回自京師至義州謂判牧事李忠儉曰乙亥賚來勅諭乃征伐婆猪江事也漏洩聖旨無乃不可乎僉曰宜下攸司推覈懲後並從之○庚午受常察視事吏曹判書許稠啓曰今之北征正當四月若值大雨江水漲溢則臣恐事不諧而反有害焉且夏月草木暢茂山洞蔽鬱則彼必散置伏兵尤可慮也臣意以爲待冬冰合然後出其不意突入部落奮擊之則可以大破而雪國恥矣姑停發兵何如上曰大抵大雨必在六七月間天厭我國則降雨以塞車路天不厭我則四月何必大雨然天道難謀未可必也但聖人洞照

事物明見萬里決勝負於廟堂之上矣中人以下於作事當有疑慮若
疑慮而猶豫則何時發兵以成大事乎況今當草長之時無有秣馬之
弊乎又野人虜掠未幾追討取還則 皇帝亦不以爲非矣若待後日
興師越入上國之境則 皇帝必以我國爲非矣○辛未受常參輪對
○藝文提學尹淮上言曰敷社陳辭異遵禮訓批章優答尚阻俞音敢
竭愚衷再瀆宸聽伏念臣嚴父早逝慈顏是依軒渠偏膝下之憐游宦
弊手中之線蘭陵罰酷空傷隙駒之難留風樹悲纏益感林鳥之不
若唯企及衰經之中制庶少酬鞠育之深恩甫過練斯忽承綸命特降
文史之舊任又賜諄諭之恩言然三年通喪乃萬世之大法則一時變
禮豈平日之可行非徒無補於聖朝實亦有虧於名教伏望擴乾坤包
容之度察草土不忍之情推錫類之孝思寢奪哀之權典報親日少
願終制以爲期事國時長願移忠之未晚不允○兵曹啓成興以北各
官軍馬量宜分番其道下番甲士公給糧料都節制使率領親往慶源
寧北甲山等處待變何如 從之○兵曹啓平安道人許令自募赴征
如有能立功者閑良則賞職鄉吏驛子則免役官奴則免賤以賞功
從之○以吏曹郎金何假稱城基巡審官賫事目往咸吉道傳教都

節制使曰斡木河野人與婆猪江野人聲勢相倚今征婆猪江又於慶源寧北鎮稍加兵額節制使領兵往鎮則斡木河野人等自生疑惑浮動移徙必矣彼素縻我國不還逃來唐人恐虜掠邊民深入遠地須使人通諭曰今都節制使添兵防禦因汝等之言以防忽刺溫兀狄哈以安其心彼雖移徙而未有作賊之狀不可輕舉連續遣人以偵之實有作賊之心則及機追捕可也不審強弱窮追突入反見禍敗非細故也乘其可討之勢畏法不追後悔無益臨機計畫使緩急得中○壬申受常參輪對○以征討野人告于宗廟社稷○對馬州宗大膳遣人來獻土宜○癸酉視事上謂諸臣曰高麗尹瓘將十七萬兵掃蕩女真拓置州鎮女真至于今皆稱我國之威靈其功誠不少矣瓘之置州也有吉州今之吉州與古之吉州同歟高皇帝覽朝鮮地圖詔曰公險鎮以南朝鮮之境卿等參考以啓上時方注意於婆猪之征故有是教上又曰前此野人接待時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向南野人雖都督指揮皆分坐東西近日尹鳳往咸吉道童猛哥帖木兒來見鳳令童猛哥帖木兒坐東壁我國巡察使等坐西壁巡察使等不坐乃出鳳甚怒予亦以為彼雖中國極品亦野人也故中國待童都督位在我國陪臣

之下豈無意歟僉曰依中國待女真之法以定我國待女真之制令禮
曹移文邊將知會 上又曰婢嫁良夫之禁載在六典至為精密其役
使嫁良夫所生者以壓良為賤論但其奴婢等雖嫁良夫所生畏其本
主不能自告且本主雖知之佯為不知而不告官司甚為未便若因循
不告至於年久則何以知丙戌以前以後之所生乎其定限難矣本主
先告之法增補六典何如知申事安崇善啓曰六典所載已為詳密何
必申明增補之乎若申明此法則其餘美法似不緊也 上曰為良為
賤關係至重但本主先告之法未備爾代言司更思議之○命放 原
廟赴役黃海道船軍四百名○輪對○禮曹啓闕內有慶事則踈遠御
鄉人吏爭先來賀實為煩弊今後 璿源大鄉 皇妃內外鄉 皇祖
妃內鄉 皇會祖妃內鄉外其餘踈遠各鄉人吏勿許赴京從之○甲
戌前少尹朴好問回自婆猪江 上引見密問野人聲息好問塞軍卒
三四人賚酒 果至李滿住家滿住欣然待之因贈以酒果經宿翌日
又至吒納奴等居處經宿乃還審視山川險夷道路迂直部落多少以
啓 上決意討之○禮曹啓中外商人於遼東迎送軍人私相貿易已
會立法禁斷然遼東軍人不得買賣累日留連其弊不小且恐使臣

亦有忿怒乞預送濟用監麻布隨宜貿易其邑人民亦令互市自餘京
外商人依前定制勿許貿易從之○乙亥進獻使金乙亥捧勅回自京
師上率文武百官迎勅如常儀勅曰比聞本國後門被忽刺温地面野
人頭目木答兀南不花阿魯兀等搶去頭匹經過遼州左衛地方爲都
指揮僉事李滿住等奪下男女六十四名拘留在衛不曾發回已勅李
滿住等奪下前頭人口送回本國及勅忽刺温地面野人頭目木答兀
等如搶去人口頭畜見在亦皆送還仍戒木答兀等自今務要敬順天
道恪遵朕命各守方面毋相侵犯如或不悛王宜相機處置勿爲小人
所侮仍遵依洪武永樂年間勅諭事理防堤庶幾有備無患王其體朕
至懷故諭○遣集賢殿副提學李宣頒教于北征將卒仍命審察將卒
越江其教中軍都節制使崔閏德曰用兵帝王之所重也然高宗有三
年之役周宣興六月之師是皆爲生民之害社稷之憂不可得已者也
蠢茲野人逼處我疆鼠竊狗盜者屢而謂獸心之俗不足與較舍忍包
容久矣今乃潛入邊境屠殺老弱虜掠婦女掃蕩民居肆行暴虐討罪
之舉豈待已哉惟卿稟忠義之資兼將相之略聲聞素著中外共知茲
命卿將中軍同野人維是副將以下大小軍官士卒之在行者卿皆

將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嗚呼分閭之職予既命之敵愾之功卿其勉也教中軍節制使李順蒙左軍節制使崔海山助戰節制使李澄石右軍節制使李恪助戰節制使金守誠曰君人之道唯在保民將臣之忠貴於敵愾茲野人肆豺狼之心逞蜂虿之毒侵掠我邊境殘害我生靈孤兒寡妻起怨傷和此寡人所以哀傷惻怛之不己而亦卿等之所共拊心切齒也舉兵聲罪烏可得已肆命卿將某軍往討之其悉同心協力以聽主將方略克成折衝之功以答邊民之望教三品以下軍官軍民等曰蠢茲野人以梟獍之行豺虎之心鄰我疆場常抱禍心伺隙侵掠防備之嚴行戍之勞爲爾生民之患久矣今又陵犯邊徼殺害生靈掃蕩室廬予實疚心爲孤兒寡婦命將討罪爾衆士其悉予宵旰之憂謹將帥節制之律除老弱及婦女外如能斬首以級之多少或起三等或起二等或起等賞職賞資其搃牌小牌雖不自成功而部內斬獲多者亦差等賞職賞資如不遵軍令者雖成功而無賞其爾各盡乃勇以致果毅勗哉燕付事目一師到婆羅江若能捕獲人物則其中老幼毋使飢困婦女則勿令軍人混雜率來時只使婦女一處頓宿一大小軍將飲酒不至於醉適要醺酣而已無以飲酒快氣爲辭○召三議

政及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等議曰申商獻議云宗杜關係重事則雖不稟人觀其勢而專辭以對可也至若邊警之事則不可不稟命金乙玄不思大體邊警之事任意奏達已爲不可况所奏差誤乃稱忽刺溫所爲尤爲不可請加罪責若曰乙玄捧勅而來不可加罪則請罪書狀此言何如喜等議曰乙玄雖有罪責捧勅到國從而加罪甚爲不可且免乙玄罪而罪書狀亦爲未便獨申商以初獻此議固執不改又議曰彼人於三四月之間欲來江界等處若或出來則留而不送乎若不拘留則彼將以我國之事漏洩於彼處之何如喜等曰拘留不送則彼必生疑然送而漏洩不若不送之爲愈皆從喜等之議○兵曹啓平安咸吉道地連彼境故鐵物買賣已曾立法防禁然無識之徒意謂防禁踈濶如前買賣者間或有之自今以後兩道居民如炊飯鐵器農器兵器等鐵物與彼人買賣者及知情故放者以違禁下海律科罪有能捕告者依此律文充賞野人京中來往所經各官各驛及京中入接館中皆定禁亂嚴加糾察從之○禮曹啓朔日朝賀及謝恩警戒正至賀世子宮時已依古制令群臣皆著公服獨奉使外任官吏辭及復命新官初上本司謁上官所屬官禮見仰屬堂上官時仍著

常服有違古制亦令以公服行禮從之○上護軍朴堧上祭樂冠服之制一堂上堂下衆工之冠唐宋之制朝會祭享皆用介憤冠我朝黑布頭巾粗惡無據乞依唐宋改用介憤冠一工人所著之服唐用朱襦衣朱連掌而制度未詳宋用緋鸞衣而體制可考我朝五升布衣醜惡而體非在制乞依宋朝廟樂之制改用鸞衣以九升紬爲之一文舞所著之冠唐用委貌冠宋用平冕平冕則先儒非之委貌則見事林廣記而體制未明註云周之冠曰委貌今之進賢冠乃其遺像也仍考進賢冠之制見於聶崇義三禮圖而低寸分足爲可據我朝文舞之冠糊紙爲之裁爲兩片連結而著虛頂而不掩舞人之頭失容尤甚乞改用進賢冠一武舞之冠唐宋皆用平冕陳賜非之曰冕而撻于天子之禮諸侯冕而舞大武禮經猶以爲僭况舞郎之舞其可用平冕乎爵弁以舞文韋弁以舞武不亦可乎我朝舊用平冕乞依陳氏之說改用皮弁一古制祭樂有樂正樂師運譜人之服我朝無之乞依唐宋之制各造二件樂正紫公服樂師緋公服運譜人綠公服一舞人工人之服漢時各隨方色意漢室去古未遠必有所祖述也至唐宋時則於天神地祇人鬼等祭不變服色舞者皆著皂衣工人皆著絳衣唐趙慎言曰今祭器裊褥

摠隨五方五郊衣服獨乖其色舞者常服皂色工人常服絳衣臣愚竊
示便之其舞人工人之服請依方色陳賜引此說以爲天祀以玄地祭
以黃宗廟以綉亦庶乎近古也我朝文舞及衆工之服每祭皆用絳色
武舞通用皂色乞依陳氏趙氏之說凡享人鬼用緋綉鸞衽如會禮衆
工之服祀天神則用玄祭地祇則用黃一古制未有無帶之服我國祭
樂舞人及堂下衆工皆有衣而無帶臨時工人著自己細條只於堂上
之工有麤布單帶用於親享大祭餘祭不許用之甚爲非禮今考古制
祭樂內樂正樂師運譜人舞人之帶唐宋皆用革帶今亦乞依唐宋又
堂上登歌工人及堂下衆工之帶唐用革帶宋用絳帶今則乞依宋制
一祭樂所著之復乞依古圖造作今禮曹與詳定所議之議曰並依所
啓但工人甚多若備三色之服則經費巨萬可依唐宋之制舞者皆著
白衣工人皆絳衣樂正今之協律郎服祭服樂師今之典樂緋公服運
譜人今之所無毋作公服 從之○丙子受常參視事 上曰今北征
奏本事目過於詳備寧失於煩而詳悉乎今後日入朝之臣備言於遼
東及禮部乎 高皇帝宣諭聖旨野人侵掠則討之今來勅書又野人
侵犯則相機應變姑不奏聞而討何如今奏本似乎先發後聞之在

皇帝無乃以我國為非乎若奏聞則野人虜掠證驗及唐人與本國人
被虜回還名數於奏本舉其大略於咨文詳悉備錄何如然此亦未可
也若奏本咨文詳略不同則 皇帝必以為咨文載錄之人不緊卿等

以為何如吏曹判書許稠啟曰唐人被虜者逃來本國則隨即發冢上
國其數至於五六百矣由是野人等含怨積忿來掠邊境此其實事也
何嫌煩事目而不奏乎與其陪臣言於遠東禮部不若奏聞之為愈也

又啟曰自古以酒喪身者固多矣姑以我國之人言之奉寧君及申檣
金頤等嗜酒小食而喪其身臣筮仕之初未見燒酒今家家有之其為
豪侈極矣而燒酒喪身者比比有之臣甚慮焉又聞元世祖立禁酒之

法以酒盛玉瓮酒皆滲漏而玉瓮如飯以瓮置閣下示戒群臣其酒毒
甚矣而示戒之意至矣伏乞降無過酒之令庶使不至喪身 上曰雖
堅禁不可止也稠啟曰金絲鞍子人人為之自下禁令犯法之鞍頓絕

大抵法自上而立則易行 上嘉納之謂承旨等曰許判書之言誠嘉矣
然其禁固難矣然作酒誥以戒群臣可矣領集賢殿製述以來予將頒
降以戒群臣○以金自知為留後司留後○咸吉道監司馳報請移龍

城住居向化人於端川北青等處今大臣等議之權軫成抑許稠鄭欽

之曰待農隙徙之黃喜孟思誠河敬復盧開申商安純趙資沈道源曰
彼人森波尚懷憂懼時當未見又將同類人無因移徙則非獨向化之
徒幹木河住人亦皆疑貳况今舉事于西又成豐于北似乎未便莫若
待後日乘勢布置從喜等議○刑曹啓平壤凶強監邊儉同梁松山依
律處斬從之○丁丑崔閔德遣護軍朴原茂啓曰今征討之舉以來
月初十日爲定然聞賊徒並皆登山日夕憂慮臣料之彼處水尚未解
欲於來四月十日時差人偵候二十日以後江界聚會則彼人等以農
作還下家驛師掩襲何如即召三議政及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
安純禮曹判書申商議之修事目付原茂以送曰今大軍已發雖其地
寒冷四月晦時則草木茂盛嵐氣晦冥不得通望且至五月雷雨可慮
一依前定日施行沈吒納奴等雖欲上京侍衛其心難知如此舉事時
不可以常例待之依已曾布置及期搜捕○前摠制李澄石辭賜馬
及弓矢仍以爲同知中樞院事○賜祭于卒領敦寧府事韓劔教曰死
生有命難逃理數之常恩禮緣情當極哀榮之典惟卿廩資質直操行
真純既以屬籍之尊蔚爲戚里之表昭考篤眷遇之禮恒頒爵祿之
隆寡人深雍穆之情乃作敦寧之長仍令其致仕庶享於高年胡不憇

遺遽貽嗟悼已令節惠以議謚件陳薄奠而叙哀於戲休戚同心敢忘
平昔幽明一理諒體予懷○賜祭于故副正尹拈山教曰修短之期固
難逃於理數哀榮之典亦無間於終始惟爾爰當幼年已入宗學庶將
開教以至長成何圖一日偶嬰微疾遂藥餌之無效致計音之忽臻茲
叙哀辭俾陳薄奠於戲戚連宗派恒篤眷顧之心思當異常特加吊恤
之禮○禮曹啓繳扇之設專以蔽陽本朝大駕行幸時龍鳳雀扇陳
於旗麾雜仗之中實爲未便今後陽繳前導龍鳳雀扇分列大駕左右
從之○禮曹啓謹按文獻通考唐宋鹵簿之制大駕前後皆有繳扇
本朝大駕儀仗有駕後青扇去庚寅年 太祖柎廟甲辰年 太宗柎
廟時 大王王后象輅之後並無青扇有違古制今 文昭殿移安時
每一位各陳青扇二於象輅厭翟之後 從之○前庫使朴昕上書曰
今已命將興兵徃征婆猪臣謂諸將持重兵在外而行幸溫泉虛其都
邑恐或未便不允○遣中樞院副使金孟誠工曹參判李兢如京師謝
恩表曰帝德丕冒庸篤懷綏睿鑑孔昭曷勝感激矜憐既至佩銘悉深
伏念臣猥以謏才邈居荒服顧之絲毫之效偏承卯翼之恩比者僧徒
避罪而逋逃獷俗投間而寇略竹賴 上聖之照臨曲察小邦之事情

乃因賤价之旋累奉明綸之降執頽民之干紀使警國人發邊氓之被
俘俾還鄉里且諭相機以處置仍許依勅而隄防訓誨丁寧愛護采切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敦一視度廓蕪容推赤心於腹中保養生於
海外不謂邊事之微細皆軫宸衷而指揮遂令弊封特荷殊眷臣謹當
之屏之翰永作漢藩曰壽曰康恒申華祝方物表曰息深綏遠曲加矜
憐誠切由中聊獻菲薄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
五十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一百觔松子二百觔
雜色馬一十六匹右件物等名般其寡製造匪精豈足充奉幣之儀聊
以表執壤之禮 皇太后及 中宮進獻禮物並白細苧布紅細苧布
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等曰望隆儲貳密禪皇猷仁篤懷柔導宣
睿澤矢心圖報揆分難堪伏念臣幸際昌辰曾無小補豈意陪臣之返
存蒙綸命之臻繫送逋逃以警東土之衆勅還虜掠用輯北門之民又
慮肆暴而不悛許令臨機而應變洪私若此前昔所稀茲蓋伏遇 皇
太子殿下性稟溫文姿凝岐嶷得歡心於萬國承眷愛於兩宮遂使弊
邦獲霑殊渥臣謹當永守藩宣之寄倍殫頌禱之誠進獻禮物白細苧
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人參五十觔松子一百觔雜色馬四匹○

差通事判司譯院事趙忠佐管押被虜逃來郭才興等二名解送遼東
都司○戊寅幸溫水縣温井 王世子以下宗親駙馬及議政府六曹
臺諫各一都鎮撫各衛節制使司僕提調等扈從留都百官辭于興仁
門外 中宮動駕內命婦至於戚里並皆待衛送于興仁門外 中宮
乘輦淑儀乘轎子昭容淑容兩夫人宮人以下並皆乘馬次于樂生驛
前平京畿監司南智經歷黃守身廣州牧使魚仲淵迎謂仍進大殿
農圃屏風一坐 中宮蚕圖屏風一坐東宮孝子圖屏風一坐及各
色食物慶尚道監司亦進方物○內傳于崔閔德曰童猛哥帖木兒回
自北京當在婆猪江致討之時若助彼賊則佯不知而殺之不助彼賊
而誠心歸順則毋得殺之惟卿密藏中心毋使人知○己卯觀放鷹于
水原之境龍仁縣監鄭冕迎謁次于振威前平水原府使趙克寬振威
縣監鄭棟等迎謁○京畿監司進酒饌分賜侍衛大小臣僚至于軍士
○忠清道經歷李重來問安○庚辰觀放鷹于振威之境京畿監司南
智經歷黃守身辭忠清監司趙從生經歷李重稷山縣監柳衡奉迎境
上次于稷山縣愁歇院前平趙從生仍進方物又進酒饌分賜大小臣
僚至于軍士○禮曹參議尹粹致書對馬州太守宗貞成曰今聞回禮

使李藝等回船在海被賊劫掠所賫物件盡行見奪僅存性命留在赤
間關即具啓達差左軍副司正皮尚宜往給衣糧道經貴界惟足下撥
船護送○辛巳觀放鷹于穆山南山午後觀放鷹于天安西亭子前平
知郡事余德閏奉迎境上是日 兩宮下輦于溫井○京畿經歷黃守
身來聞安○壬午賜溫水縣居民每戶豆一石租二石蓋慮大駕久留
民受其弊也○漢城府尹韓尚桓卒致賻致吊○癸未留溫井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九

世宗皇帝本紀卷之三十六

河受其流也○
 會來關大之○
 改得事全○
 細難矣○
 開關明具○
 對李華等○

(B)
732.55
4724
[v.4]
no.18
0163676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18